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12 册 No. 0376

佛说大般泥洹经 6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目录

- [序品第一](#)
- [大般泥洹经大身菩萨品第二](#)
- [大般泥洹经长者纯陀品第三](#)
- [哀叹品第四](#)
- [大般泥洹经长寿品第五](#)
- [大般泥洹经金刚身品第六](#)
- [大般泥洹经受持品第七](#)
- [四法品第八](#)
- [四依品第九](#)
- [大般泥洹经分别邪正品第十](#)
- [四谛品第十一](#)
- [大般泥洹经四倒品第十二](#)
- [大般泥洹经如来性品第十三](#)
- [大般泥洹经文字品第十四](#)
- [大般泥洹经鸟喻品第十五](#)
- [大般泥洹经月喻品第十六](#)
- [问菩萨品第十七](#)
- [大般泥洹经随喜品第十八](#)

No. 376 [Nos. 374(1-6), 375(1-18)]

佛说大般泥洹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拘夷城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坚固林双树间，与八百亿比丘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般泥洹，时诸众生各各悦乐，自计清净无疑厌想，忽自觉悟：「今日如来。应供。等正觉，哀愍世间覆护世间为世间归，等观众生如视一子，恬淡寂灭大牟尼尊，告诸众生今当灭度，诸有疑难皆应来问，为最后问。」如是觉已各怀忧戚。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颇梨红色，明耀殊特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一切佛土，六趣众生其蒙光者，罪垢诸恼皆悉除灭，咸皆悲恸泪下如雨，更相谓言：「怪哉仁者世间虚空，怪哉仁者众生福尽，怪哉仁者苦法增长，如来不久当般泥洹；一何馱哉世间虚空，一何馱哉世间眼灭，我等当共疾往诣佛礼拜供养，劝请世尊不般泥洹，住寿一劫若过一劫，若佛泥洹谁为我等亲善慈导？谁为我等救诸厄难？是故仁等，有所不了当诣如来咨决所疑。」

尔时大地六种震动，时八百亿比丘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降伏诸根譬如大龙，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栴檀林以为眷属，功德具足为佛真子。其名曰：尊者迦旃延，尊者薄拘罗，尊者优波难陀等，是诸比丘晨用杨枝澡漱清净。时有妙光来照其身，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此诸比丘亦复如是，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哀愍安乐诸众生故，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教化因缘故，疾澡漱讫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二十五亿比丘尼，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降伏诸根譬如大龙，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其名曰：拘邻女须跋陀罗比丘尼，优婆难陀比丘尼，海智比丘尼等，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此诸比丘尼亦复如是，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哀愍安乐诸众生故，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教化因缘故，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复有诸比丘尼，皆是菩萨人中雄猛得十地行，教化因缘故现为女身，游四无量能现为佛种种变化。

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訶萨，人中雄猛一切功德皆已具足，以方便身深乐大乘，正向大乘饥虚大乘，贪求大乘渴仰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未度者度未脱者脱，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度脱众生，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安慰众生，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兴隆三宝，于无数劫修习净戒转正法轮，于无数劫修习净戒成大庄严，于无数劫修习净戒行处坚固，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悉成就，等观众生如视一子；其名曰：海德菩萨，无尽智菩萨等，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愍念安乐诸众生故，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教化因缘故，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二恒河沙五戒优婆塞，深乐一切诸对治法，苦乐常无常，我非我空非空依无依，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吉非吉，有为无为泥洹非泥洹，深乐如是对治之法，欲闻妙义阐扬大法，于无数劫净修梵行而无毁失，欲行大乘为人广说，修习净戒欲学坚固大乘，欲学随顺世间，欲学度脱世间，欲学兴隆三宝，欲学转法轮，欲学大庄严，如是无量功德具足，等观众生如视一子；其名曰：光无垢称王优婆塞，善德优婆塞，如是等二恒河沙优婆塞，于晨朝时为供养如来故，人人各作五千栴檀床帐沈水床帐，众宝床帐天香床帐，鬘金香华床帐等，其诸床帐悉以牛头栴檀香熏，庄严种种奇妙七宝，校饰金绳罗网以覆其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红色红光、颇梨色颇梨光、如意珠色如意珠光，以如是等杂色庄严，殊胜希有周匝障幔，皆以七宝罗网罗覆其上，周回四面悬众宝幡，种种杂香以涂其上，金缕织成以为垂带，其宝帐内种种异色庄严如上，七宝织成以为茵蓐，柔软香熏以敷其内。一一床帐各载以宝车，其车严好七宝庄严，前后皆有宝幢幡盖，一一幡盖皆以七宝罗网，青黄赤白七宝庄严，及四种华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亦以七宝校饰如前，结众杂宝以为华鬘，鲜好白[迭*毛]图画如来本生之像，表现菩萨从初发意至于成佛，中间受身种种苦行无不记列。侠道两边作众伎乐，其诸乐器皆用七宝，其音和雅皆出无常苦空之音，咸言怪哉世间虚空，悲号泣泪声振天地，为供养故各赍名华细末杂香，又办种种上味之食，用山涧水然以香薪，令食细软香味具足。又于坚固林内外扫洒布七宝沙，香熏宝衣以覆其上，周回敷置三十二行师子之座，皆以七宝庄严，雕文刻镂五色晃曜，众妙杂香用熏其座，七宝茵蓐以敷其上。众事办已而作是念：「一切众生有所须欲我悉施与，衣服饮食财物珍宝国城妻子，头目髓脑血肉肌体，贫富贵贱随其所须各令充足，唯除色欲毒药及害生等不净之施。」是诸优婆塞发菩萨心而作是念：「我等持是床帐宝车众物供具施佛及僧，是为最后供养大施。」各作是念：「佛及大众受我供已，今日如来当般泥洹。」作

是念已其心悲乱，譬如日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诸优婆塞亦复如是，举身毛孔血流如雨，身心毒痛悲泣流泪。又于坚固林侧施大帐幔七宝庄校，高广严好上际虚空，于其帐内立七宝舍，饌具毕已，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幢盖供养遍满虚空，烧香散华犹如云雨，咸皆悲慕哀动天地，抚臆号叫泪下如雨，更相谓言：「怪哉仁者世间虚空，一何馘哉世间眼灭。」头面着地同声请佛：「愿佛及僧哀愍我等，与诸大众俱受我请，受我请已当般泥洹，令我等饭佛大众得最后施福。」世尊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佛亦默然。时诸优婆塞一切望绝愁忧苦恼，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命终送殡而还愁忧苦恼，诸优婆塞愁忧苦恼亦复如是，作礼而起于一面住。

复有三恒河沙优婆夷，皆持五戒功德具足，现为女像化度众生，呵责己身犹如四蛇，八万户虫侵食其体，是身臭秽贪欲所惑，譬如死尸无一可乐，是身不净九孔常漏，血肉筋骨共相依假以为伪城，手足支节以为却敌，爪齿耳目以为寮孔，幻伪心法以为寮障，放逸调慢以为楼观，恶贼意王居其城内，贪利荡逸驰骋六境，如此贼城诸佛所弃愚夫所乐，贪欲瞋恚愚痴罗刹依止其中，如伊兰丛林无可爱乐，聚沫芭蕉无有坚固，电光野马呼声之响，水月幻化如海涛波，馘流立草须臾不住，丘冢丛林秽恶充满，狐狼鸱鸢乌鸱饿狗，诸恶虫辈竞止其中，如此秽身安可堪处？若以一毛滂大海水尚可知数，此毒树身四百四病，无量众秽不可称计，如世尊说譬喻，天下草木斩以为筹，大地土石末为微尘，犹可知数。此身不净无量杂恶，其数过是，是身暴害灭诸善法。是等优婆夷，能舍此身犹如弃唾，习行空行无相无作，深乐大乘常为人说。其名曰：耆婆尸利优婆夷，胜鬘优婆夷，毘舍佉优婆夷等，于晨朝时光明照已即觉斯瑞，便各疾办众供养具倍胜于前，来诣佛所头面着地，请佛及僧。世尊不受。愁忧苦恼在一面住。

复有四恒河沙诸离车童子，在毘舍离城内并外来者，及阎浮提边国诸王大臣，俱乐正法淳修戒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普能惠施无畏之法，为众演说无尽法藏，悉能修习诸佛所说甘露妙法，摧伏众魔外道邪论，自持律行令持戒僧得力安隐，自持律行乐听大乘为人广说，普慈愍伤一切众生德皆如上。其名曰：净离垢藏离车童子，常快净离车童子，恒水离垢净离车童子等，是诸离车各办八十四亿栴檀床帐，沈水床帐，鬘金床帐，栢木床帐，兜楼香木床帐，亦各八十四亿雕文刻镂，七宝庄严五色光耀严饰如前，各办八万四千宝马，八万四千大象王，八万四千四马宝车，悉以神珠明宝纹络庄饰，端严殊妙行如疾风；又办八万四千明月神珠昼夜常明，幢盖幡华大宝帐幔，白迭图像次第如前。其宝华盖广一由旬，彩画细迭以为图像三十二

由旬，其幔高显各百由旬，其幡各长一千由旬，七宝庄校严饰如前；其饭香气熏一由旬。敷置床座于坚固林供具悉备，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讫于一面住。

复有阎浮提内大长者五恒河沙，深乐正法淳修戒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深乐大乘。其名曰：月光王、苍卜华首长者，法首长者，如是等长者子及长者女五恒河沙，于晨朝时承佛威神，办众供具倍复胜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毘舍离王内外眷属，及阎浮提主大小城邑聚落野人君主，除阿闍世其余诸王，月离垢藏王，日离垢王等六恒河沙，各将一百八十万亿眷属，皆悉勇健力如龙象行如疾风，深乐正法淳修戒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所作供具转倍胜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阎浮提主大小诸王，夫人、嫫女七恒河沙，除阿闍世王，夫人、嫫女皆厌患女身，修行空行深乐大乘，广为人说所修功德悉如前说，诸优婆夷其名曰：三界妙夫人，念德夫人等，所作供具倍复胜前，于晨朝时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八恒河沙诸天众俱，普明天子等，皆乐大乘广为人说，修行净戒渴仰大乘，诸众生类乐大乘者，以大乘法断其渴仰，修行净戒贪乐大乘，坚固大乘觉悟大乘，于大乘法不起嫉慢，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护持正法修行净戒，随顺世间，未度者度未脱者脱，欲转法轮欲兴隆三宝永使不绝，欲建大庄严，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悉具足，等慈众生犹如一子。是诸天等于晨朝时，光明照已觉斯瑞相，咸作是念：「如来不久当般泥洹。」来诣佛所见众供具各相谓言：「汝等观彼人间供养，庄严殊特与天无异，供养如来为最后供，种种饭食供佛及僧最后大施，而今世尊悉皆不受。诸仁者，我等今日亦当为佛及僧并诸眷属，为最后施成大施度，如来及僧并诸眷属，哀受我等最后供施当般泥洹，佛世难值最后施度倍复甚难。怪哉仁者世间虚空，一何馱哉世间眼灭。」是诸天众咸作是念：「我等亦当供养如来。」即办供具倍胜人间，床帐车乘幢幡华盖图像帐幔，悉以天香天缯天宝庄严校饰。供具办已，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九恒河沙诸龙王从四方来；其名曰：和修吉龙王，难头优钵难陀龙王等，众德具足哀愍世间，于晨朝时光明照已，各作是念：「如来不久当般泥洹。」办众供具倍胜人天，来诣佛所稽首请佛，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毘沙门等一切鬼王，所作供养悉皆如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二十恒河沙伽留罗王，龙怨伽留罗王等；三十恒河沙捷阇婆王，那罗达捷阇婆王等；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快见紧那罗王等；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大快见摩睺罗伽王等；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游空阿修罗王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法水离垢胜王等；八十恒河沙罗刹王，广怖畏罗刹王等；九十恒河沙丛林主王，乐香丛林主王等；千恒河沙持呪王，大幻持呪王等；一亿恒河沙欲色，众善现欲色等；百亿恒河沙天女，众蓝婆天女等；千亿恒河沙负多王，宿君坻负多王等；百千亿恒河沙天子四天王等；百千亿恒河沙风神王；一亿恒河沙乐云雨神王；一切世间寂静云雨王。是诸王等于晨朝时光明照已觉斯瑞相，各作是念：「如来不久当般泥洹。」雨众供具倍胜人天，来诣佛所稽首请佛，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二十恒河沙香象王，金色紺眼象王等，是诸象王随其力能于雪山中取众香药草，及诸名华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华等大如车轮，及山川水陆所生诸华，以用庄严床帐供具，悲鸣号吼声震天地：「一何馱哉世间虚空，一何馱哉世间眼灭。」来诣佛所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三恒河沙师子王，大震吼师子王等；皆于众生普施无畏，及诸鸟王迦兰陀鸟，迦陵频伽鸟王等，所作供养悉如象王。复有诸牛羊王，诣坚固林出好香乳，一切坑池乳皆流溢。复有诸蜜蜂王皆以香蜜盈满其中，如是等比数如恒河沙，悉诣佛所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万恒河沙五通神仙，与四天下一切众仙俱，忍辱仙人等，作种种神力，所作供养悉倍胜前，来诣佛所以发布地，稽首佛足于一面住。

尔时十六大国比丘比丘尼，唯除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二众，余者悉集满一由旬悉皆如前。比丘比丘尼众于晨朝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万恒河沙诸小山神王，大山神王，世界中间诸鬼神王，须弥山神王，食诸树叶华果种种生类，皆有神力放大光明，来诣佛所稽首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百千万恒河沙八大河大海大地诸神天子，大小诸王皆有神力，放大光明蔽于日月，于坚固林出甘露水，满熙连河微流清彻，处处皆作七宝阶道，令诸会众饮之无厌。

尔时力士生地北面南向，有自然善法重阁讲堂，文饰刻画七宝庄严五色光耀，清泉浴池华果园林亦自化成，譬如忉利天欢喜之园甚可爱乐，其诸天人阿修罗悉覩如来泥洹之相，咸皆悲感愁忧叹息。

复有一亿阿僧祇四天王诸天子皆悉来会各相谓言：「汝等观此天人阿修罗，为最后供养如来故，作此胜妙殊特供具种种饮食，佛与大众受彼施已当般泥洹，我等亦当办众供具倍胜于彼。」皆用天华天香天食，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迦拘罗花、摩诃迦拘罗华、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散多那华、摩诃散多那华，如是等种种天花及诸天香，以成供具来诣佛所，稽首请佛于一面住。释提桓因与阿僧祇三十三天众所作供养，乃至第六天王与诸眷属所作供养，转倍胜前。除四无色及色有无想天，其余诸天亦办供具转倍胜前。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与诸梵天子无量眷属，各放身光遍四天下，欲界人天身诸光明皆蔽不现，普雨天衣及天名华供办天食，一一天幢天幡天盖，从坚固林上至梵天。办众具已来诣佛所，稽首请佛于一面住。

复有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与无量阿修罗眷属俱，放身光明遍四天下，释提桓因及诸梵王身诸光明皆蔽不现，亦办饭食及众供具，其诸宝盖悉皆弥覆小千世界。办众供已来诣佛所，稽首请佛于一面住。尔时天魔波旬与无量魔天女众俱，即以神力普开一切诸地狱门，随彼地狱众生有所愿乐皆给济之，又复普告地狱众生言：「汝等！当念如来。应供。等正觉作最后随喜，此是汝等力所堪能修行福利，当令汝等长获安乐，永得解脱地狱楚毒。」以如来威神故，令魔波旬心转调伏，与眷属俱皆悉庄严兵仗刀剑弓箭金锤钺斧鎗索长钩鬪战众具，地狱众生长夜痴冥，远离正法受诸苦痛，城郭门户盛火炽然，兴云大雨令火悉灭。尔时地狱众生离苦获安，离苦获安已一一诸魔与其眷属，办众供具倍胜于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唯愿世尊，哀受我供，受我供已，其有善男子善女人，称摩诃衍名者若真若伪，我等皆当为是人等作无畏之护。」而说是呪：

「佉趺咤咤罗 佉趺鲁楼丽 摩诃鲁楼丽 阿逻 摩逻 多罗 悉波呵

「是呪能令诸乱心者得深妙定，是呪能令诸恐怖者离诸恐怖，是呪能令为法师者辩才无断，是呪悉能降伏外道，诸有能护正法者，为是呪所护如佩神剑，我此呪术所说诚谛，其有人能持此呪者，若在旷野凶害毒兽水火难等，若持若说众难悉除如龟藏六。我等今日皆悉以离诸魔谄曲，惟愿世尊哀受我供，愿并印可所说神呪。」尔时世尊即告魔言：「我不受汝饭食供养，为安隐一切众生故，今当受汝神呪法施。」如是三请，世尊亦三默然不受。时魔波旬及魔天女，稽首佛足于一面住。

复有大自在天王，与无量大力诸天子俱，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梵释诸天乃至阿修罗众身诸光明悉蔽不现，办众供具倍胜于前，华盖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悉如聚墨光明不现。

大般泥洹经大身菩萨品第二

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佛土微尘佛刹，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在世教授，告第一声闻菩萨名曰大身：「善男子！西方有世界名曰娑婆，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临当灭度；持此国土满钵香饭，香彻三千大千世界，并以我心现彼大众，彼如来受我饭已当般泥洹。又持众宝床帐供具献彼如来，汝等并自请决所疑。」是时大身菩萨，稽首佛足右绕讫合掌受教，与无数阿僧祇菩萨摩訶萨俱，来向此娑婆世界。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地普大动，时会大众，释梵四天王魔王阿修罗及大力诸天，见此地动举身毛竖，各自见身光明不现悉如聚墨。尔时大众一切惊起。文殊师利童子告诸释梵护世魔王诸天王言：「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国土微尘佛刹，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告第一声闻菩萨：『汝行诣娑婆世界，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临当灭度，供饭彼佛及比丘僧，汝等并自请决所疑。』」实时大身菩萨稽首佛足右绕讫合掌受教，与无央数阿僧祇菩萨摩訶萨俱来诣此娑婆世界，放身光明故令汝等光明悉蔽不现。彼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供养世尊故遣菩萨来，汝等皆当一心随喜。」时释梵天王及诸大众即复叹曰：「何其怪哉世间虚空，如来不久当般泥洹，一何駸哉世间眼灭。」皆悉举声哀号悲哭。

时彼大身菩萨摩訶萨，与无量阿僧祇诸菩萨俱，从意乐美音佛土各各遍身放大光明来诣娑婆世界。其大身菩萨举身毛孔光明，化为无量杂种莲华，一一华上各有七百八十万城，高广严好其城七重，城各七宝阁浮檀金以为却敌，

其却敌上列植宝树，其树悉生众宝莲果，皆以金绳连绵树间，以七宝网重罗树外，微风吹动作五音声，其音和雅犹如天乐，人民安隐快乐自在；其城外有七宝池周匝围绕，八功德水湛然充满，不冷不热微流清净，皆生四种七宝莲华大如车轮，青黄赤白五色光耀，乘七宝船游戏其中；又其城内亦有浴池，四种莲华大如车轮，五色严好其池四边，以黄金白银琉璃颇梨，面各一宝互相映发，玫瑰为底布以金沙，一一浴池各有十八黄金梯陞，种种杂宝校饰庄严梯陞，中间皆以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列植道侧，天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华，大如车轮遍覆池上，异类众鸟游戏其中。其浴池上悉有种种天香华树，四方风吹遍散池上，其水香净如天栴檀。其城内外有八万四千大王，一一诸王各有无量夫人嫖女五欲自娱，人民舍宅各四由旬，垣墙七重悉皆七宝，亦各自有园观浴池，五欲快乐随意游居无有适主，其地柔软散五色华熏以天香。又复彼处无有声闻缘觉之名，淳一大乘，一一华上皆有大王，处师子座宝机承足，众宝帐幔弥覆其上，以大乘法化度众生。其诸众生悉在华上听受大乘，书持诵念如说修行。大身菩萨毛孔光明神通变化，其余菩萨亦复如是。时诸众生无有欲乐，但有忧恼悲泣，随路渐渐行诣拘夷大城各相谓言：「汝等观此天人供养殊特之事，诸来菩萨亦办供具，众味饭食鲜洁香美无可为喻。」

大身菩萨与诸眷属，从身毛孔出宝莲华，所赍饭食供佛及僧，其饭香气普熏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闻者一切烦恼皆悉除灭，莲华宝帐幢幡华盖，一切供具无可为喻，从其本国来向此土，乘虚而至犹若高台，一切众生无不悉见。大身菩萨及诸眷属设众供养倍过诸天，唯除如来光明，梵释诸天光蔽不现。彼诸菩萨其身毛孔皆雨莲华，其花香熏普遍三千大千世界，诸闻香者罪垢消除发菩提心。大身菩萨身大无量遍满虚空，自舍如来余无能测，稽首奉献饭食众供于一面住。

南方世界诸来菩萨，其身毛孔出宝莲华，如阎浮提从莲华上起七宝城倍胜东方。西方世界诸来菩萨，毛孔莲花如四天下，城等众具转倍胜前。北方世界诸来菩萨，毛孔莲华如小千世界，城郭浴池亦倍胜前。乃至十方世界无量阿僧祇诸来菩萨，皆如大身菩萨身满虚空，毛孔莲花犹如三千大千世界，雨种种花及众供具，自舍如来其身光明悉蔽众会，稽首奉献于一面住。

尔时坚固林侧为大吉祥地，周回敷座三十二行，其处狭小而诸菩萨身大无量，诸天世人皆悉云集而不迫迮，有座如针锋处者，有座如毛端处者，有座

如豪铍处者，有座如微尘处者，随身大小各得安立而不苦患，乃至十方微尘数世界六种大动，神通变化现希有相，各各随力设供如前。

时阎浮提唯除尊者大迦叶眷属、尊者阿难眷属、阿阇世王眷属，其余众生无不来会。

尔时虺蛇毒螫诸恶虫类，魔鬼罗刹杂呪蛊道，皆生慈心不相侵害如视一子，唯除一阐提辈。

尔时佛威神故，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柔软，无有丘墟沙砾荆棘毒草，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极乐国土，时会天人阿修罗众，尽见十方微尘数世界，其中所有悉在目前如观镜像。尔时如来从其面门出种种光明耀殊特，诸来会者其身光明皆蔽不现，一切众生稽首劝请，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阿修罗等，即大恐怖身毛皆竖，各相谓言：「如来光明遍照十方无量世界，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更无余事，必是最后泥洹之相。天人奉献皆悉不受，何其怪哉，四功德牙一旦废舍，圣慧日光从今永灭，慈悲宝船于斯沉没。呜呼！痛哉！众生望绝。」悲号啼哭血泪如雨，譬如大云普雨世界，时诸大众啼哭流泪，亦复如是。

大般泥洹经长者纯陀品第三

尔时会中有拘夷城长者名曰纯陀，与五百长者子俱威仪庠序，观察众会皆已来集，更整衣服为佛作礼心怀忧戚，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时彼长者亦复如是，举身血出泪下如雨，绕百千匝合掌白佛：「唯愿世尊，与诸大众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当令我及一切众生悉蒙解脱，譬如田家贫子仲春之节耕田下种仰恃天雨，今我如是身口意患烦恼众垢，始蒙少习厌离之想。唯愿世尊，当惠法雨与诸大众，哀受我请，枯旱之田得蒙慈泽。」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知一切时告淳陀言：「如来。应供。等正觉与诸大众，当受汝请最后供养。」时诸天人阿修罗，闻如来。应供。等正觉受长者纯陀最后供养，一切大众内怀欢喜，异口同声叹未曾有：「善哉！善哉！纯陀长者！德愿满足。甚奇纯陀！生人道中难得之利汝今已得，如优昙钵华世间希有，佛出于世难值于此，信心难得闻法亦难，佛临泥洹最后供养复难于彼。又复纯陀！譬如春月十五日夜，纯净圆满无诸云翳，一切众生莫不瞻仰，汝亦如是。如来。应供。等正觉与诸大众，受汝最后檀波罗蜜。善哉纯陀！是

故说汝如月盛满，一切众生无不瞻仰。奇哉纯陀！为佛真子，虽生人道今皆谓汝为天中天，是故我等当稽首礼。」咸共举声，而赞颂曰：

「虽生人道中，天相悉具足。
我及一切众，今当稽首请；
今若哀许者，当宣微心愿。
若欲度众生，唯应速劝请；
今日天中天，人中调御士；
圆应神通眼，无量功德相。
为众生哀请，舍涅槃方便；
天中天住世，广说甘露法；
久远生死苦，从是获安隐。」

尔时纯陀长者欢喜踊跃，犹如有人卒丧父母忧悲顿至，临送墓所忽然还活，瞻奉悲喜倍增敬情；纯陀长者及诸眷属，欢喜踊跃亦复如是，五体投地叉手合掌，以偈颂曰：

「快哉我今得大利，人中妙果悉已获。
快哉我今得大利，永闭泥犁恶趣门。
快哉我今得大利，生世得值无上果；
犹如沙中求妙宝，忽遇金刚大欢喜。
快哉我今得善离，在在处处畜生惑；
快哉我今得大利，优昙钵华坚固信。
快哉我今得善离，饿鬼慳贪饥渴苦；
快哉我今得大利，难得施度到彼岸。
从今永闭诸恶趣，阿修罗王究竟离。
快哉我今得大利，如来出世甚难遇；
优昙钵华今得值，亦如芥子投针锋。
快哉我今得善离，四天大王计常想；
快哉我今得大利，法王大宝今悉见；
乃至欲天十生处，谛了分明不染着。
快哉我今得大利，世雄难遇今奉觐；
犹如芥子投针锋，值佛甚难复过是；
尽三界源二十五，针锋为喻亦复然。
快哉我今得大利，值遇如来愿满足；

摧灭一切诸凶恶，
快哉我今得大利，
快哉我今永得离，
快哉生世值如来，
快哉我今永得离，
快哉我今得大利，
天人哀请悉不受，
快哉我今得大利，
快哉今得现法果，
快哉我今得大利，
舍彼天人上妙馔，
快哉我今得大利，
我供龕涩如伊兰，
诸天人民阿修罗，
如来大悲普慈愍，
假令不受众饭供，
彼诸天人无余求，
犹如须弥处大海，
山水映发端严好，
法王威光曜四众，
日光显出除众冥。
久远忧悲痴冥闇；
圣慧日光悉除灭。
愿长住世大雄士；
犹若须弥安不动。」

无量痴冥无知贼。
生值离垢莲华尊；
弥沦涛波生死海。
如海盲龟遇浮木；
生死大海盲龟惑。
世未曾有无伦匹；
难请之宝我今得。
天人修罗所尊奉；
大仙受我最后请；
与诸天人俱劝请。
哀愍受我龕涩供；
天人献供愿不果。
如来大慈哀愍受；
愁忧号泣稽首请。
等视众生如一子；
愿哀天人不灭度。
唯愿如来永住世；
跏金刚轮安不动。
如来如是处大会；
犹如重云举世闇，
今诸天人亦如是，
唯愿如来久住世，
愿长住世大智尊，
令我等心离忧怖，

尔时世尊告纯陀曰：「如是，纯陀！佛兴于世甚难得值，犹如海沙一金刚粟；人身难得又复过是，具足信心亦复甚难，犹如盲龟值浮木孔，得遇如来临般泥洹，最后所供檀波罗蜜复难于彼，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汝今纯陀，莫生忧恼应大欢喜。所以者何？当作是念：『今日如来与诸大众受我最后大施供养，以是善利故应欢喜。』汝今纯陀，勿请如来长住此世，当观世间皆悉无常，一切众行性亦如是。」

尔时世尊即为纯陀而说偈言：

「正使久在世，
虽生长寿天，
事成皆当败，
壮为老所坏，
人生皆有死，
无色无强力，
妻子及象马，
世间诸亲戚，
三界大恐怖，
斯等悉归灭，
有有生老相，
计常所侵欺，
清凉殊胜法，
亦得离生老，
乱心愚痴垢，
无量无有余，
其义实无常，
但是众苦聚，
无堪无所忍，
斯等如蚕虫，
轮回三界中，
唯有生老苦，
知义者能见，
衰减欺诳法，
疾病忧悲恼，
欲火轮炽然，
智者永不住，
晓了五欲患，
离欲无所贪，
是为解脱观，
呵责害结怨，
从此疾离一切数，
妙色湛然常安隐，
无量疾苦不逼迫，

终归会当灭；
命亦要之尽。
有者悉磨灭；
强者病所困。
无常安可久；
亦无有寿命。
钱财悉复然；
眷属皆别离。
乃至恶道苦；
安可不厌患？
所谓惭耻法；
而谓为长存。
远离于恐怖；
病死之大患。
此等谓皆度；
妙胜之寂灭。
亦非荫护法；
虚伪非坚固。
亦非可常保；
结网而自缠。
无一可乐处；
病死之大患。
寿命日夜流；
恐怖无暂欢。
诸非义盈满；
众难竞来集。
受斯大苦痛；
是非功德利。
明了见真实，
舍除诸生者；
究竟弃诸有。
犹如薪尽盛火灭；
不为衰老所灭磨。
寿命长存无终极；

无边苦海悉已度， 不随时节劫数迁。
快哉如来超三界， 生死轮回不复惑；
汝莫观我永灭度， 犹如须弥踰大海。
纯陀我今当泥洹， 平等正法永安乐；
诸明智者闻斯义， 谛了分明不忧戚。
莫以生死危脆身， 微浅智慧测量佛；
我身真实处安隐， 唯是天尊能谛了。」

尔时纯陀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我等凡劣得知如来泥洹不可思议，世尊！我今便得与彼大人诸菩萨众及诸罗汉等无有异，如文殊师利童子及阿罗汉，此等众中若有最初受戒，即受戒曰得在僧数；我今凡劣亦复如是，蒙佛威神得同斯等大贤众数。唯然世尊！愿使如来长存于世，不愿泥洹如焦败种。」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莫作是愿。所以者何？当作是观，有为行法性自如是，如是观者空慧具足，欲求正法当作是觉。」

纯陀答曰：「文殊师利！夫如来者是人中尊为天中天，名为应供，岂是行耶？若是行者为生灭法，譬如水泡速起速灭，往来流转犹如车轮；若使如来是行数者，终不得出人天之上，非天中天亦非应供。」

「复次，文殊师利！汝岂不闻有天长寿，而今如来不满百岁，云何生死之法，称人天上为天中天名曰应供？文殊师利！譬如有人作聚落主，随其功勋渐渐迁转得为高位，众人所敬财力自在，受福既尽还为贫贱人不齿录；若使如来是行数者，亦复如是，非人中上非天中天，亦非应供，转为下劣。所以者何？起灭法故。是故文殊师利！莫作是观如来。应供。等正觉是行数也。」

「复次，文殊师利！为知而说？为不知而说？如何妄想而谓如来是行数耶？若如来是行数者，不名三界自在法王。所以者何？譬如有王勇猛多力一人当千，时人号名千力士王，以能降伏千力士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降伏烦恼魔。阴魔。死魔。自在天魔，如是诸魔力士懦弱悉伏，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得为三界自在法王，若使如来是死法者，无实功德如千力士王也。是故，文殊师利！汝莫于如来起行数妄想。」

「复次，文殊师利！譬如巨富长者唯生一子，相师占子有短寿相，父母闻之心大愁戚，我等薄相居门不吉，生短寿子不复爱重。所以者何？夫天人婆罗

门中有短寿者，斯等同辈自不爱敬以短寿故。如是，文殊师利！若当如来同世人寿者，亦如世人不为父母之所爱敬，如来．应供．等正觉是行数者，亦复不为人天阿修罗之所爱敬，现见转变故。所以者何？同一切法退败知见，而为众生说解脱教，如是义者何名正觉？是故，文殊师利！莫于如来起行数妄想也。

「复次，文殊师利！如贫女人无有居止加复疾病，游行乞匄止他客舍寄生一子，其客舍主驱遣令出，抱儿随道向丰乐国，于路困乏蚊虻毒虫啖食其身，经由恒水抱子而渡，水流漂急不放其子，遂至没溺母子俱死。由是慈心救子功德，身坏命终生净妙天。所以者何？以不惜命救护子故。文殊师利！菩萨如是欲护正法者，不于如来而造行观，造行观者当知是人盲无慧眼，于世尊所应正观察不可思议，当知如来非有为法，以是现化安乐众生，彼贫女人救护其子，不惜身命故生净妙天；护法菩萨亦复如是，能知如来非有为法，是长存法是久住法，因此护法得现法果速成解脱。」

「复次，文殊师利！譬如丈夫远行寄止他舍疲极而卧，大火卒起焚烧此家，惊觉见火烧逼其身欲出火难，衣服烧尽自愧裸身，不出火宅遂至烧死。以惭愧功德故，身坏命终，八十千返为三十三天王，复百千返为梵天王，来生人中常为转轮圣王，不堕恶趣永处安乐，因惭愧故如是。文殊师利！当知如来是方便行，应如彼丈夫惭愧而死，宁同外道翫习邪见，不为持戒比丘于无为如来作有为想知而妄语。若于如来作有为想者，当知是人阿鼻地狱常为室宅；是故莫于如来作有为数，能于如来作无为想者，从是得度智慧大海，不为死尸之所迷惑，是为甚深智度成就，以此智果疾速如来具足相好。」

尔时文殊师利谓纯陀言：「善哉！善男子！应如是知，如来常住无为非变易法。汝善男子！有是智者亦能如佛隐覆有为方便示现，汝今不久当成佛道，如此胜妙奇特功德，唯佛世尊乃能叹说。复次，纯陀！应时施及法施，出于一切众施之上。应时施者，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远行来若在道路，随其力能疾应所须，是檀波罗蜜种子生大果报。纯陀！汝今随其力能为佛及僧施最后供，宜知是时，世尊灭度垂至。」

纯陀答曰：「文殊师利！何烦催此垢秽食为？如来宁当待此食耶？如来六年在道树下难行苦行，日食麻米犹自支持，况今须臾岂不能耶？汝谓如来食此食乎？如来法身非秽食身。」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纯陀所说，真实说也。」又语纯陀：「汝成大智，明解大乘。」

文殊师利谓纯陀言：「汝今便为称可如来为佛所念。」

纯陀答言：「如来岂偏念耶？一切众生悉平等念。汝莫作此颠倒想说，念可念者是二悉无，当作是行。夫爱念者，譬如乳牛虽复饥渴行求水草，若足未足忽念其子便疾还归；诸佛世尊无此苦念，视一切众生皆如一子，是智慧念诸佛境界。又，文殊师利！譬如象马宝车迟速不同，如是我等九部之乘，不能等问如来智慧。又，文殊师利！譬如金翅鸟王陵虚而飞，经由大海影现水中其身长大，水性之类莫能测量其形大小，如婴儿病不堪大药。」

文殊师利言：「如纯陀所说然，我为诸菩萨故，于甚深功德而立此论。」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复放种种色光，文殊师利童子见此光明知如来泥洹时至，便告长者纯陀言：「汝为如来临般泥洹施最后供，其时已到宜应速设。纯陀！当知如来不以无事而放光明，其义有以，宜速宜速，莫令失时如过采之华。」长者纯陀默然而住。

佛告纯陀：「如来须臾泥洹，汝供养僧今正是时。」如是再三。纯陀怅恨举声叹曰：「何其怪哉世间虚空，如来长逝悲号流泪。」而复启请愿哀久住。

世尊告曰：「纯陀！汝莫啼哭自乱其心，当正思惟修野马观，芭蕉梦幻电光坏器等无有坚实，当知有为为灾患宅。」

纯陀白佛：「如来！不哀住世，世间虚空，我等焉得而不啼哭？」

佛言：「纯陀！今我哀汝及一切众生而般泥洹，诸佛法尔，有为之法性亦复然。汝于一切诸有为行，当思我昔说无常偈、苦偈、空偈、非我之偈，我说此身为灾患偈，如水上泡生灭之偈，莫但忧悲如凡人法。」

纯陀白佛：「如是，世尊！诚知如来方便泥洹，我故悲恼不能自持。」

佛告纯陀：「善哉！善哉！善男子！应知如来方便泥洹，当知佛经如涉大海，长寿非长寿，起法灭法幻法方便法，时非时性非性，如是等尽应知。纯陀！汝欲疾度三有海者，可速设供，诸天人阿修罗所赞供具，今当得为最后

供养，令一切众生从我得不动快乐，汝及余人值良福田，汝于如来等正觉所设檀波罗蜜，不留难者亦当自成如来福田。」

时纯陀长者欲度一切众生故，低头泣泪犹如雨下，譬如日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纯陀长者亦复如是，血泪俱下而白佛言：「唯然世尊！今当从教。然如来泥洹甚深之义，非我凡细所能测量，亦非声闻缘觉所知，唯佛世尊智慧境界。」

尔时纯陀与诸眷属，为度一切众生故，稽首佛足右绕毕，烧香散华供养世尊，并复供养文殊师利，以供办饭故还归其家。

大般泥洹经卷第一

大般泥洹经卷第二

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哀叹品第四

是时普地六种震动，其中聚落城邑山海，乃至十方皆悉大动。时诸众生各大恐怖，天人阿修罗举声悲叹，稽首礼足供养毕，咸皆同时以偈颂曰：

「稽首人中雄，	哀我今孤露；
投身尊足下，	眷仰妙功德。
听我说生死，	种种无量苦；
诸天人闻者，	莫不生厌离。
譬如孤煢子，	困病自婴身；
虽遇良医治，	其疾犹未差。
而医忽中道，	舍之适他方；
我等及一切，	穷苦亦如是。
始蒙方便治，	众邪烦恼见；
世尊大医王，	忽当舍我去。
便如穷病子，	失医无所怙；
呜呼此世间，	从今永虚空。
亦如国荒乱，	复失贤明主；

哀哉诸天人， 皆当罗刹患。
犹如谷贵劫， 民遭饥馑苦；
哀哉诸天人， 永失甘露味。
譬如盛火起， 众生皆烧死；
哀哉诸天人， 恶道永炽然。
哀哉诸天人， 长夜受大苦；
轮转生死流， 如象溺深壑。
哀哉今天人， 血流从身出；
忧悲增苦恼， 恋慕心如是。
世尊犹灭度， 行业难复测；
日月隐重云， 慧光从此灭。
哀哉天人众， 长夜处幽冥；
是故怀忧苦， 非物所能喻。
视身无可乐， 欲舍如弃唾；
不欲常在世， 闻佛泥洹声。
唯愿大智尊， 住世说甘露；
云除日光显， 重冥皆悉灭；
如来慧日光， 永消生死障。」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诸天人辈愁忧啼哭，当勤精进奉持如来所说实法专念守行。」时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为诸比丘说法已，愿请望断忍割悲恋，譬如孝子慈母新丧，祖送丘墓长诀而还，哀感懊恼强自抑止。

于是世尊而说偈言：

「汝等当开意， 诸佛法应尔；
各各还复坐， 谛听我所说。
摄心莫放逸， 守持于净戒；
定诸乱意想， 善自护其心。」

「复次，诸比丘！若有疑惑今皆当问，若空不空常无常，归无归依无依，恒无恒众生非众生，实不实谛不谛，泥洹非泥洹，密不密二法不二法，如是等种种法中诸有疑惑，今皆应问，当为汝等随顺说之，当为汝等开不死门然后灭度，是故汝今现心所疑各各当问。所以者何？佛兴难值人身难得得信亦难，离八难处及持戒具足此复益难，犹恒沙求金粟，亦如优昙华。复次，比

丘！百谷药木及诸珍宝皆从地出，一切众生依得生长，如来如是出生妙善诸甘露法，众生因此长养法身，是故比丘当问所疑，如来悉为说决定义然后泥洹，安乐一切诸众生故。」

时诸比丘闻如来决定泥洹已，心怀悲怖身毛皆竖，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其身如是举体支节血泪交流，稽首佛足右绕毕白佛言：「善哉！世尊！快说非常苦空之教，如一切众生迹象迹为上，如是世尊说无常想于诸想中最为第一，精勤修习能离一切欲界贪爱色爱有爱，无明憍慢从此永灭。又复世尊！譬如田夫于秋月时，草实未熟深耕其地，春殖五谷草秽不生，行者如是深念无常想精勤修习，能离一切欲界贪爱色爱有爱，无明憍慢永不复生。夫田家子以秋耕为上，世尊法中以无常想为第一。又如帝王知命将终，恩赦天下狱囚闭系，悉蒙解脱然后命终。今日世尊亦复如是，临欲灭度说甘露法惠利众生，贪爱牢狱皆悉解脱然后泥洹。如人为恶鬼所持，遭遇呪师便得解脱；如是众生为贪爱罗刹所持，幸蒙如来圣慧大呪，得脱众邪恩爱罗刹。如人疴病遇良医药苦患悉除；我等亦然，无量身病邪见烦恼，得世尊法药皆蒙除愈。如人醉酒不识亲踈尊卑长幼，寻后醒悟心怀惭愧深自克责；我等如是，于无边生死中，醉于情欲迷于邪见始蒙醒悟。犹如芦苇及伊兰树无有坚实，此身如是，我人寿命等无有坚固。」

佛告比丘：「汝等如是修无我想耶？」

诸比丘答曰：「唯然世尊！我等常修无我想，余人亦修无常苦空非我之想。世尊！如人言日月星宿山地转，此非为转，但众生眩惑谓之为转；如是人言无常苦空非我，当知此等众生亦是世俗眩惑，我等所修是平等修。」

佛告比丘：「如汝说喻，此譬喻中说味说义汝犹未解，我当更说。如人言日月山地转，此非为转但眩惑谓之为转，如是众生愚痴颠倒计我计常计乐计净，然彼佛者是我义，法身是常义，泥洹是乐义，假名诸法是净义。汝等比丘莫眩惑想，而言我于一切法修无常苦空不净想也。」

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亦修三种修净。」

佛告比丘：「此三种修于我法中亦无实义，间间苦修性升降故，苦乐想颠倒，乐苦想颠倒，无常常想颠倒，常无常想颠倒，非我我想颠倒，我非我想颠倒，不净净想颠倒，净不净想颠倒，如是四颠倒想者不识平等，于此所修非为正修；苦不苦修，无常常修，非我我修，不净净修，此四种修是世间乐

常我净，离世间亦有四种乐常我净；汝等当知名味者世间法，义者出世间法。」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当云何如世尊教，修三想见四颠倒者？唯愿如来住世一劫若过一劫，如世尊教我当修行，若当如来不住世者，我等何能久与毒蛇同其窟宅永违如来？谁当住世任持正法？当随如来入于泥洹。」

佛告比丘：「莫作是语，莫作是语。比丘当知！如来正法付大迦叶，大迦叶者当为汝等作归依处，亦普救护一切众生如佛无异。比丘当知！譬如大王典领诸国，若欲游行余国，要立一大臣兼知国事如王在时；我亦如是，于此世界寻当安立摩诃迦叶。但汝等比丘，先所修习无常苦空非我想者非真实修，譬如春月诸商人辈至欢会时游戏水边，众中一人有失琉璃堕深水底，时诸商人各各入水为求宝故，或得瓦石沈木谓为是宝，欢喜持出乃知非真；彼琉璃珠故在水中，光色彻照明踰日月，众人见光知是名宝，叹其奇特各欲求取，时有一人巧智方便取得真宝。如是比丘！汝于一切苦空无常不净，作尽想受言我修习，犹如彼人手执非宝而自欺诳。汝等比丘！莫如彼人空自欺诳，当如商人有点慧者。比丘！当知有我有常有乐有净，汝等所修一切摄受皆是颠倒，如彼不识琉璃宝珠。汝等比丘，修真实法如得宝珠，于不真实法修无常想。」

诸比丘言：「如世尊说：『一切诸法皆悉无我，当如是修。如是修时我想即灭，我想灭已正向泥洹。』此有何义？唯愿世尊哀故更说。」

佛言：「善哉！善哉！诸比丘！汝等欲除吾我惑者，应如是问。譬如有王闇钝少智，时有药师亦不明了，欺诳天下受王奉禄，唯知乳药复不善解，而常以此疗治，国人又复不知风痰涎唾病之所宜，而闇钝王谓为上医。时有明医晓八种术，从远方来语旧医言：『汝为我师我为弟子，当从汝学。』旧医言：『善哉！当教汝不死药法，汝当勤学四十八年，令汝尽知无上医术。』便将后医出入王宫，是闇钝王亦相爱乐。彼后医便白王言：『大王！应当学诸技艺。』王大欢喜便从受学，智慧渐增乃知旧医无智欺诳，驱令出国加敬后医。彼后医知时已至复白王言：『欲有所请当随我意。』王答言：

『尔。』医言：『大王！先医乳药毒害危险，不复可服应舍此法。』王即从教普下国内，自今已后服乳药者当重罚之。尔时后医以五种药甘酢醎苦辛等五味用疗一切。时王得病请医治之，医观王病应用乳药，便白王言：『唯有乳药能令不死。』王语医言：『汝今狂耶？先言是毒令我驱彼，而今复言应服乳药。』后医答言：『不也。大王！此言有意，譬如板木有虫食迹似王名

字，不善书者谓是真字，其善书者乃知非真；先医如是虽合乳药，不知分别时节所应，当知乳药有能杀人亦不杀人，不杀人者养乳牛时，放在旷野无毒草处择水而饮，不加杖捶出入以时，构彼乳时泡沫不起，当知此乳救一切病为不死药。』王言：『大善。』便服乳药。时国人民闻王服乳皆悉惊怖，来诣王所咸言：『此师将非鬼耶？先言杀人，今令大王还服乳药。』时王即为人民广说乳之升降，王及人民增加恭敬供养后医，奉用其法常服乳药。

「比丘当知！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大医王出兴于世，为坏外道邪医术故，与众生王渐相习近，知爱乐已，便教令舍外道邪受而语之言：『无有吾我众生寿命，似彼虫食为书，诸异道辈受吾我故而言无我。』一切众生承如来言展转相教皆说无我，此是如来知时方便济众生故，说一切法其性无我，非如世间所受吾我，故说一切法其性无我。时复说我，如彼良医明乳药法，当知我者是实，我者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我者是德，我者自在，如善乳药医，如来亦然为诸众生说真实法，一切四众当如是学。」

尔时世尊复告比丘：「于诸法律若有疑惑，当问如来。」

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我等已修诸修之上，解知身相皆悉空寂。」

佛告比丘：「汝等莫如一切智说而言，我修一切身相皆悉空寂。」复告比丘：「汝于法律犹有疑惑应当更问。」

诸比丘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平等之义，非我境界，岂敢重问？诸佛所说不可思议，诸佛所行不可思议，是故我等及诸众会，皆悉不堪重问如来。世尊！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身婴长疾委在床蓐，有一丈夫无有智慧财富无量，来诣其所就彼床上执病人手而语之言：『善男子！汝当取我珍宝库藏，我欲余行远至他国，或经十年或二十年，我后还时悉当归我。』时彼病人无有子息又无眷属，病转增笃遂便命终，所寄财物皆悉散失，财主后还欲往求索不知所在。如是世尊告我等言，于诸法律若有所疑今皆当问。若使声闻问如来者，恐此正法不得久住；又复不知何者应问，能令一切众生咸蒙其庆？是故世尊！我等今者不堪重问。如有士夫相师占之，年百二十眷属成就财富无量。复有人来语士夫言：『我有财宝今以寄汝，汝当为我出入息利，或经十年或二十年还悉归我。』彼时士夫即取财物为其生利，主后来索悉皆还之。如是世尊！尊者阿难诸声闻等，护持如来所说法藏，欲令长存无有是处。所以者何？以声闻乘故。唯诸菩萨摩诃萨、迦叶等，应令咨受，百千万

劫堪任奉持如来法藏，一切众生悉当蒙庆。是故世尊！当令菩萨为众生故请决所疑，非是我等凡品所堪。」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比丘！得无漏法成阿罗汉，故能作此真实之说深解我意。有二因缘当令菩萨任持正法，能使大乘法藏久住，又使一切众生悉蒙其庆。」

大般泥洹经长寿品第五

尔时世尊普告大会：「诸善男子、善女人！于三法中及诸律教有所疑者，今皆应问。」如是至三。

尔时座中有那罗聚落菩萨，姓迦叶氏婆罗门种，承佛威神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稽首佛足遶百千匝右膝着地，以天香花供养毕白佛言：「世尊！欲有所问，唯愿世尊慈愍敷演。」

佛告迦叶菩萨摩诃萨言：「如来．应供．等正觉，恣汝所问，当为汝说。」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所问者皆承如来威神力故，亦因一切众生善根故，今日如来四大贤众以为眷属，诸大师子以为眷属，诸金刚士以为眷属，妙智大海以为眷属，其会菩萨皆悉成就无量功德，如是等众以为眷属，我等凡劣欲有所问，不蒙如来神力加助不能发问，是故我今敢有所问，当知皆是如来神力。」即于佛前，以偈问曰：

「何因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云何受持此，	契经甚深义？
菩萨化众生，	说法有几种？
何等人能堪，	名为真实依？
虽非阿罗汉，	量与罗汉等。
天魔如来说，	云何能分别？
云何知平等，	四圣真谛义，
及四颠倒相，	苦空非我行？
云何见菩萨，	如来难见性？
云何得具足，	晓了半字义？
云何善化现，	如鴈鹤舍利？
云何得智慧，	如日月宿王？

云何为菩萨，愿哀决定说，
如此诸法门，无量甚深义？
我等所应知，故能发斯问，
岂敢问如来，诸佛之境界。」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渐阶如来一切种智，乃能问斯甚深经义。一一方面阿僧祇恒沙诸佛，从本已来自于世界坐道树下成等正觉其数无量，本为菩萨得菩提道次第开觉，皆悉因问如来深法藏故。汝等今日亦复如是，能以一切种智境界而问于我，安乐一切众生。」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请问世尊一切种智境界，譬如蚊蚋不能飞过虚空大海彼岸，亦复不能悉饮海水，我亦如是，不堪世尊虚空大海甚深智慧而得无畏。世尊！又如大王髻中明珠，其守藏者增加守护如护其顶，我亦如是，今问如来甚深正法，如来广说决其疑网。」

佛告迦叶：「善男子！我今当说长寿之业，菩萨摩訶萨行此业者，为等觉因，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听彼行本广为人说因生等觉。善男子！我亦因行彼业广为人说，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譬如大王其子犯罪闭在牢狱，为其子故普赦诸囚以救其子。如是菩萨修长寿业，一切众生如一子想，于诸众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受持净戒不害众生，立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业迹，随其力能济诸地狱。饿鬼。畜生，为断一切恶趣业缘，未脱者脱未度者度，志念坚强成方便智，因此业行得依果报果，长寿无极成大妙智无畏自在，菩萨如是永离死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菩萨摩訶萨等视众生犹如一子。此有何义？若言菩萨摩訶萨等视众生如一子者，无有是处。所以者何？于佛法中或有犯戒作五逆罪诽谤正法，于是众生皆当修习一子想耶？」

世尊告曰：「如是，迦叶！我视一切众生如罗睺罗。」

迦叶白佛：「若当尔者，云何一时月十五日布萨大会众僧清淨，有一未受具足戒者，盗入听律，时金刚力士瞻佛神旨，持金刚杵碎令如尘。云何一切等视如子？」

佛告迦叶：「莫作是语，彼童子者是化作耳，欲明正法犯罪应弃，以肃将来令怀盗心者，及一阐提辈恶心潜伏。如王大臣执犯法者，随罪治之；佛亦如

是，有坏法人以理惩罚，令犯恶者自见罪报。如来常以自身光明安慰众生不恐不害，虽有众生不蒙光明而至死者，如来于彼不舍大悲。复次，迦叶！汝等若能善解如来微密义者，今当更说。譬如，迦叶！他方有诸比丘，持戒清净道德淳一威仪具足，彼方如来已般泥洹，诸比丘众无任持者，以彼众僧无大师故，无道之人恼诸比丘。时有国王好乐佛法，害彼恶人或逐出国，以逐彼恶人安立正法故获福无量。所以者何？罚其重过立大法故。又如人家生诸毒树应速翦灭，如是法中犯戒乱法，如害主奴皆应逐出，若不逐出当知是辈去我法远，若逐出者是我弟子。」

迦叶菩萨白佛言：「以是义故，不等众生同一子也，涂割等观此言乖矣。若言如来治坏法人，何有此义？」

佛告迦叶：「如王大臣长者居士，生子端正聪明黠慧，举世无双众所爱重，父将其子往诣师门学诸技艺，白彼师言：『我虽生此子福德端正，未学技艺，为我教学必令成就，若不如法勤加杖策，我有四子皆就君学，正使三子由杖而死，余有一子故当苦治，要令成就我犹不恨。』」佛告迦叶：「于意云何？父母及师苦教其子乃至失命，父母及师犯杀罪耶？」

迦叶白佛：「不也。世尊！爱念子故欲令成就，虽加杖楚无憎害意，其福无量无有杀罪。」

「如是，善男子！如来亦然，其有坏法犯戒之人，等视如子慈愍教诫，欲令成就坏法犯戒，应当苦治无有过也。是故当知，菩萨摩訶萨等视众生如一子想，修习如是平等三昧心不怀害，是为菩萨长寿之业智慧自在。」

迦叶菩萨白佛言：「一切众生如一子想，菩萨摩訶萨修行此想得长寿耶？」

佛言：「如是。」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唯愿世尊，勿说此义，如戏儿法两种语也。世尊！譬如戏儿于大会中，叹说种种供养父母，自还其家反逆不孝，恼乱二亲不报恩养；世尊亦复如是，言菩萨摩訶萨视一切众生如一子想，缘是功德便得长寿，智慧自在常住不死，而今世尊同人间寿，得无世尊无数劫中，常于一切众生怀刀剑想耶？怪哉，世尊！受斯短寿害众生果，同其世人百岁寿命，尚非菩萨况复如来。」

佛告迦叶：「莫于如来。应供。等正觉前发斯僇言。汝善男子！当知如来长寿无量，当知如来是常住法，当知如来非变易法，当知如来非磨灭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云何得知如来长寿？」

佛告迦叶：「如阎浮提八大河及诸泉流悉归于海无有尽极，当知大海泉流之器。如来亦然，诸天世人一切寿命，皆归如来寿命大海，以是义故，当知如来其寿无量。又复，迦叶！譬如虚空常住不变，如来常住亦复如是。亦如醍醐清凉之药能除热恼，如来。应供。等正觉常以清凉醍醐法药，广为众生除诸患难，是故如来常住清凉无诸患恼。」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当如来长寿无量，又欲安乐一切众生者，今日世尊，应当住世一劫若过一劫，以清凉法水普雨众生。唯愿世尊，哀愍住世。」

佛告迦叶：「莫于如来作尽灭想，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外道尚有五德，能住寿一劫若过一劫，经行虚空坐卧自在，左肋出火右肋出水从身出烟，能令自身大而无极细入无间，有此五德便得如是自在神力，岂况如来成就一切无量功德，而力不能住世一劫若过一劫；是故当知如来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当知此身非秽食身，于此世界应化之身，如毒药树今当舍之。是故，迦叶！当知如来法身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广为人说。」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者出世间者有何等异？佛言如来常住，世人亦言常住。我迦叶种说，先师梵天其神有常周游往来，若如来常住者，世间法离世间法未见其异。」

佛告迦叶：「譬如长者有一乳牛，付牧牛者令其养饲，别放旷野无毒草处，不与群牛共系一厩，爱护饲养欲得好酥以给眷属。如是不久其人命终，彼牧牛者寻后复死。时有野人游行泽中得此乳牛，便构其乳以自给活，欲作酪酥不知法用，盛以弊器冷暖不适，竟不成酪亦不得酥复坏乳味，坏乳凝浊谓是酪酥，作酪酥想而取食之。众生愚痴亦复如是，正法淳泽深广妙义，佛既灭度如牛主死，彼诸众生在生死旷泽如彼野人，以世俗智于佛正法淳泽律仪作颠倒想，言有众生我人寿命，此是解脱此是常生。是诸众生邪惑所覆，不识解脱不识常住，习诸异见不得出要，远离真谛律仪行处，不知如来是常住法，如愚野人不得牛乳五种时味，自谓食酥而实不得五种味中一种味也；但

着世俗梵天造化，言是常是众生是解脱，因求梵天修少梵行，离邪淫故孝养父母故，少得生天自然乐食，如彼野人食其坏乳。善男子！世俗梵行供养父母不知三归，当知此果非有常也，供养父母不邪淫等，可得如佛所化无常糠糲世俗法耳，唯有如来常住不灭。是故，善男子！当作方便离诸狐疑，勤思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是时野人畜彼乳牛，会遇转轮圣王出兴于世。转轮王法应有乳牛，王德力故令彼野人舍牛余行，牛自然往转轮圣王主藏臣所。主宝藏臣知此乳牛必出五时精味之乳，定是圣王福德感应。佛为法王出世之时亦复如是，如彼乳牛世间所受常法音声，迁为如来常法之音，凡俗野人摧伏破散舍牛，而去常法乳牛之音，便往如来弟子宝臣前住，众生福力故令常法乳牛出常香乳。是故，善男子！当知如来常法非变易法，世间凡愚所不能了，皆因如来常住音声故得知耳。彼诸世间应作是念：『夫常法音即是如来常法音也。从此音声当知如来无数无量。』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若持如来常住二字历劫修习，是等众生不久当成等正觉道如我无异。汝善男子！慎勿放逸，常修二字坚固受持。今日如来当般泥洹，此是一切诸佛定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为法？法有何义？愿闻定法其性云何？」

佛告迦叶：「汝今欲闻法性耶？」

迦叶白佛：「愿闻广说。」

佛告迦叶：「法性者舍身。」

迦叶白佛：「舍身者增疑论。」

佛告迦叶：「莫作是观谓如来舍身更受身也。」

迦叶白佛：「不问受身。」

佛告迦叶：「莫作是说，诸法断也。复次，迦叶！如非想天彼无色阴，其诸众生，云何住？云何死？云何现？彼诸心想云何回转？是佛境界汝应当问，亦应当问我更受身。若人问汝：『彼无想众生形想住处受乐云何？』以何答乎？但非声闻缘觉菩萨境界所及，唯是如来境界行处。又善男子！如来身者方之于彼倍复难知，非诸声闻缘觉菩萨境界所及。如来为何处住？云何现？如来不可思议方便身，非汝境界。善男子！汝于我所但作是念：『如来常

住，法僧亦然，此三事者非无常法，常住不变清凉真实离诸恼患；若不尔者，彼善男子、善女人清净三归悉不成就。』应如是修不可思议常住之法。善男子！譬如有此树者必有此影，若无彼树亦无彼影，若不见树而言见影，无有是处。如是，既有如来必为一切常作大树，覆护众生为众生依；若使如来是无常者，不名应供为诸天天人作最上依。」

迦叶白佛言：「云何世尊，夜闇冥中树影现耶？」

佛言：「有影。既有其树云何无影？但非肉眼所能见耳。是故当知，既有如来则为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如彼树影闇冥之中肉眼不见；佛泥洹已常住不变，肉眼不见亦复如是。而彼妄想于如来所作无常念。若善男子，汝等父母及所尊重，于佛法僧作非常想者，悉于三归皆不清净。汝今当以三法常住而劝教之，令于三法得成菩萨三归之名。」

迦叶白佛：「唯然，世尊！我从今日始当以佛法僧三法常住，启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常住之法。奇哉世尊！三法常住我当受学广为人说，若彼不受此真妙教，当知是等无常惑者，然我当日日三时为说令其亲近。」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护持正法应当如是，亦常修习不害慈心，彼不害果便得菩萨长寿无极智慧自在。」

大般泥洹经金刚身品第六

尔时世尊复告迦叶：「善男子！如来身者，是常住身、是不坏身、是金刚身，非秽食身，是则法身，当作是观。」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非我凡品所能观也。所以者何？若当如来般泥洹者，便是破坏身尘土身秽食身，若当如来永不泥洹，应当随顺修平等观。」

佛告迦叶：「善男子！莫谓我身与世人同危脆破坏，长夜劫数轮转生死，如来身者是不坏身，非世人身，亦非天身，非秽食身，是非身身，亦不生亦不灭，不集起不流转，无边际无足，非智非行本性清净，无所有无所受无来去，不住不动，不味不触，无识无思，无等无上，非趣趣趣永断非断法，非事非实，非觉非想，非始造非终成，非建立非盈满，非方处非舍宅，非止息非寂静，广净离诸烦恼，非取非染着非净离净，常住非住故不伏不死，非法非非法，非田非非田非可尽，非比丘非非比丘，离名字、离赞叹、离言说、离修习、离思愿，非和合非不和合，非量非非量，非到非不到，非通非碍非

相离相，相相庄严非持非有离有；能为福田实不可见不可示，如如真实，度一切众生而无所度，脱一切众生而无所脱，净一切众生而无所净，覆一切众生而无所覆，教授众生而无有二，无等无等等，无量等虚空等，无处等无生等，无所有等无等离等，寂灭非断行不转转究竟，一切摄受断甚深妙，现不二教不舍自性，非成非长非短，非阴非界非入，非有为相非无为处非长养，不高不下，非藏积非非藏积，非地非非地，如是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为如来身。无有知者无有见者，无有说者无有论者，非世间所摄受，非因非无因，一切妄想取相言泥洹无以为比，如是无量功德成就名如来身。如是，迦叶！如来身相者，非声闻辟支佛所知，如是成就如来身者，是为法身非秽食身。云何当有若病若恼若坏如坏器耶？随受化者现老病死，如来法身金刚难坏。迦叶！汝从今日当作是知，如来身者非秽食身，广为人说从妙因生则为法身，为金刚身为淳厚身，当作是知常住法也。」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功德具足如是，云何当有若病若死？我从今日当观如来法身常住，非变易法，善胜寂灭，为人广说。唯然，世尊！如来法身金刚不坏，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告迦叶：「护持正法功德为因。」

迦叶白佛：「云何护法？」

佛告迦叶：「其护法者，非为五戒亦非习行贤者律仪；于恶世中不惜身命，执持利器防护法师诸持戒者，是为护法。」

迦叶白佛：「比丘与彼持器仗人共俱行止，将无非比丘耶？」

佛言：「不也。」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此则剃头居士耳。」

佛告迦叶：「莫作是语。所以者何？若有独处闲居修行头陀九法，乞食少欲静默禅思观身经行，亦为人说施戒修德行业因果，而不能广宣无畏，亦复不能降化诈伪恶人，当知是人，不能自度亦不度彼，修持梵行独善而已。若复比丘行头陀法兼得无畏，广宣九部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因缘、如是语、本生、方广、未曾有，以化众生自度度彼，又为人说契经要句，言某经所说不畜奴婢牛马畜生及不应法物，若当畜者非出家法，是人犯制罢道驱

出。诸犯戒者闻作是说，群党瞋恚害彼法师，彼虽命终犹能自度亦能度彼。是故，迦叶！诸优婆塞若王大臣当护持法，亦当降伏剃头居士。

「复次，迦叶！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名难提跋檀如来。应供。等正觉，出兴于世，亦常于此拘夷城住。时此世界广博严净，譬如西方极乐国土，其诸众生皆悉安乐无饥渴想，纯诸菩萨。彼佛在世无量亿劫而般泥洹，遗法住世亦复无量亿劫，如是余四十年佛法未灭。时有比丘名佛度达多，出于世间，大众眷属前后围遶，成就无畏而为说法，以九部经教诸比丘言：

『其契经说，不得畜养奴婢畜生及不应法物。』诸犯戒者便起瞋恚，群党相助欲害法师。时彼国王名婆伽达多，闻彼恶人欲害法师，为护法故即执利器，与共苦鬪摧灭恶人，王身被疮诣法师所，法师为王说护法功德，王闻法已寻便命终生阿閼佛国，时王眷属共护法者，命终次第皆得往生阿閼佛国，发心随喜者皆成菩提。佛度达多寻复命终，亦生彼国为阿閼佛第一弟子，婆伽达多王为第二弟子。」

佛告迦叶：「时国王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时法师者，迦叶佛是。迦叶！当知护持正法功德无量，我本以不惜身命护法故，得此金刚不坏法身。」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如来法身真实常住非磨灭法，我意谛信犹如画石。」

佛告迦叶：「是故，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当勤方便护持正法，亦当广说护法果报。又复，迦叶！夫为法师持净戒者常应自护，无自防具勿轻举动，若优婆塞不受具戒而学大乘，为护法故持器仗者，当依是等以为伴侣。」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已说与持杖俱为非律仪。」

佛告迦叶：「我般泥洹后浊世之中，因谷贵疾疫，诈形利养众多无数，时有法师持戒持律威仪具足，为彼驱逐若害若杀；当尔之时持戒法师，游诸城邑险难旷野，我听与彼国王大臣野人居士旃陀罗等，不受具戒能护法者以为伴侣。彼诸人等虽不受戒，护法功德果报无量，胜受戒者；其法师者奉持戒行清净威仪，深乐大乘为人广说，能以香油幡华供具，与诸国王大臣长者更相献遗，而不毁失沙门法行，是名法师持戒者。自身摄持真实之法犹如大海，威仪具足是名持戒；若复持戒不乐快乐，不慕名誉厌恶利养，常为人说少欲

知足，如是等比，已利损减眷属不悦不名法师；于自徒众起厌倦想，自坏眷属亦名坏僧。

「僧有三种，犯戒僧、童蒙僧、清净僧，于三种中坏犯戒僧及童蒙僧，不坏清净僧。犯戒僧者，愚騃凡夫顺犯戒者，不相检察为贪浊故而共和合，是名犯戒僧；正使自身能持戒者，亦复名为犯戒数也。如是等僧不应行而行，若能化此诸非法者，名为法师。童蒙僧者，习行无事钝根愚痴，设得利养自供眷属，各各修立不共和合，自恣布萨亦复不与犯戒者同，若能化此愚痴非法，是名法师。如法律僧者，如是等僧众魔百千不能沮坏，若菩萨僧性常清净，彼二种僧是师。犯戒持律师者，善教化知时知重知轻，不断非律亦不断当，如法律者。云何名为善教化知时？所教化者或是菩萨或是童蒙，若菩萨教者为护法故，亦不观察时非时余无余，若开若制随其所应，聚落冢间自在游止，护法心故无所违犯，唯除伎儿寡~~妇~~淫女诸童女家，学声闻处所不应行，余一切处护法菩萨，来往周旋终日无过，是名法师知时教化。知重者，若见如来制戒初始所因起事，轻慢心犯及四重法不名出家，是名知重。知轻者，若见比丘一一缘起所犯轻戒，心亦不重或自忆念，如如来戒犯事不满，是名知轻。不断有余律者，若畜奴等诸不净物，于律有余不应断，当常不欲与犯戒者诤，是名非律不应断当。虽非戒律余经中说与戒律同者，是亦名律不应断当。随言说者，是名守文不解一字，若能解者三世诸佛所说经中心得无畏，如是佛教深广无量能护持者，逮成如来法王不可思议。」

于是迦叶菩萨白佛言：「唯然世尊！如来法王不可思议，如来常住非变易法，我当奉持广为人说。」

佛言：「善哉！善哉！迦叶！奉持金刚不坏法身，欲学等观如来身者，当修金刚不坏法观，菩萨摩訶萨如是修者，便得等观无上法身。」

大般泥洹经受持品第七

「复次，善男子！持此甚深契经功德我今当说，其有众生闻是经者，生生不堕四趣之中，在所生处常近诸佛。」

迦叶菩萨白佛言：「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

佛告迦叶：「是经名为“大般泥洹”。初语亦善中语亦善后语亦善，善义善味淳一满净，金刚宝藏我今当说。善男子！如阎浮提八大河水皆归大海，其水

无尽，《大般泥洹》亦复如是，灭烦恼降众魔，背生死舍离化身，故名泥洹，一切诸佛同此妙法无有尽极。又如医法有微密术者名为大医，一切方药悉入其中，如来所说微密法藏亦复如是，一切九部悉入其中，故名“大般泥洹”。譬如夏月耕田下种常有希望，既收其实众望都息；行者如是，于一切经修习禅定常有希望，学此经已速成解脱超三界有。复次，善男子！如人重病如服醍醐，次服八种甘味之药，其药最良，如是众生于佛密教有惑乱病，渐以大乘经而教化之，然后为说《大般泥洹》八味法药；八种味者，常住法、寂灭法、不老、不死、清凉、虚通、不动、快乐，是八种味名大般泥洹。若有菩萨住此大般泥洹者，常能处处示现泥洹，是故名为“大般泥洹”。若善男子欲于大般泥洹而般泥洹者，当作是学，如来常住法僧亦然。其有善男子、善女人，行此《大般泥洹经》者，当于如来作常住学。」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法身不可思议，所说妙法不可思议，众僧功德不可思议，此经不可思议，我从今日其诸众生心刚强者，当为彼灭长夜生死无知余冥。」

大般泥洹经卷第二

大般泥洹经卷第三

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四法品第八

佛告迦叶：「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成就四法，能为人说《大般泥洹经》。何等为四？能自专正，能正他人，能随问答，善解因缘；是为四法。自专正者，闻佛切教能随厌怖身毛皆竖，如佛所说宁抱炽燃枯树举身焦烂，不于如来方便密教其心未悟，闻说有常便起诽谤，而言魔教世论歌颂，说无常者而谓真实；宁以舌舐炽燃枯树，不说如来真实无常，若闻他说辄便惊怖，于说法者而起悲念，深信如来法身长存，老病死法所不能坏，当知世尊不可思议，教法亦然，如我所说《枯树经》等善自执持，是为菩萨能自专正。

「能正人者，如世尊说法，有一女人乳养婴儿来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顾念，在于一面思惟而住。尔时世尊知其所念，即以其子为喻而说法言：『譬

如母人善养其子，初以指爪而含凝苏，令其消已渐复更增。』时彼女人心即开解，便白佛言：『世尊！大圣知我心念而作是说，我今晨朝多与儿苏将无损寿？』佛言：『不也，此儿已大堪食无患。』女人欢喜而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随顺消不消法，为受化者先说无常苦空不净，若当众生信心未固，便为彼说常住法者，坏彼信根，常苏不消。』佛言：『善哉！善女人！应如是学，初养子法渐与易消柔软之食，年既长大与坚实者能消无患。我亦如是，为诸弟子先说不净无常苦空柔软之食，道心既增堪受大乘，然后为说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甜苦辛酢醎淡六味坚实之食，以苦酢味，无常醎味，非我苦味，悦乐甜味，吾我淡味，常法辛味，以烦恼薪燃幻行火，熟大般泥洹甘露法食。复次，善女人！譬如姊妹有诸缘事舍家出行，诣他聚落或久不还，汝有二子，一者纯善，一者弊恶，临欲行时珍宝秘藏不语恶子而付善子。』女人白佛：『实尔。世尊！』佛问女人：『何故宝藏不语恶子？』女人白佛：『彼恶子者，所作非义为放逸行食用无度，是故不语。其善子者，能立门户荣显宗族，是以付之。』佛言：『应尔。我法亦然，欲入方便般泥洹时，如来宝藏秘密法要悉付弟子，不授犯戒诸邪见者。汝今于我为作灭想？为作常想？』女人白佛：『我于如来作常住想。』佛言：『姊妹！如汝所说应作是观莫作灭想，当知如来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其有众生于如来所修常住想者，当知是等家家有佛。』是名能正他人。

「能随问答者，犹若有人来问如来：『我当云何得大施之名流闻天下而不舍财？』佛告族姓子：『唯有清素不畜童仆修持梵行，而乐施彼奴婢妻妾，断除肉味而乐施以肉，避酒不饮而乐劝以酒，常习时食而施以非时，离诸香华严具器物，悉以香花庄严之具而施与之，如是等类随其所施皆悉归己为大施主，若如是者便得大施名闻天下，未曾损己一毫之费。』如是比说能随问答。」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不食肉者而以肉施，其食肉者得无大过，岂不增长外道邪见，是故应立不食肉法。」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察佛意，护法菩萨法应如是。善男子！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听食肉，设得余食常当应作食子肉想。云何弟子而听食肉？诸佛所说其食肉者断大慈种。」

迦叶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听食三种净肉？」

佛告迦叶：「此三种肉随事渐制故作是说。」

迦叶复问：「何因？」

佛言：「有九种受离十种肉。」佛告迦叶：「此亦渐制，当知则现不食肉也。」

迦叶菩萨又白佛言：「云何世尊，称叹鱼肉以为美食？」

佛告迦叶：「我不说鱼肉以为美食，我说甘蔗粳米石蜜及诸甘果以为美食，如我称叹种种衣服为庄严具，又叹三种坏色之服，当知鱼肉随顺贪欲腥秽食耳。」

迦叶菩萨白佛言：「若世尊制不食肉者，彼五种乳麻油缁绵珂贝皮革亦不应受。」

佛言：「异想，莫作外道尼捷子见。」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今当云何？」

佛告迦叶：「善男子！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听食三种净肉，及离九种受十种肉，乃至自死一不得食。所以者何？其食肉者，若行住坐卧一切众生见皆怖畏，闻其杀气如人食兴蕖及蒜，若入众会悉皆憎恶，其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杀气恐怖畏死，水陆空行有命之类见皆驰走，是故菩萨未曾食肉，为化众生随时现食，其实不食。复次，善男子！我般泥洹后久远世时，当有比丘虽为学道而自贡高言：『我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于恶世中流离贫乏困苦出家，种种妄解名字比丘，为利养故恭敬白衣，形状憔悴如放牧者，身着袈裟如猎师像，悒望世利如猫捕鼠，病瘦疥癩身体不净，而被牟尼贤圣被服，形如饿鬼贫穷寒悴，非真沙门为沙门像。于当来世正法坏时，于我所制法律行处，经典正论皆悉违反，各各自造经论戒律，言我戒律食肉清净是佛所说，自造颂论各相违反，皆称沙门释迦弟子。复次，善男子！我说教法受生谷米，及食鱼肉自手作食则非清净，习押油业学诸技术，工巧木匠皮革之师，往来国王观星历造医方，学音声论巧世文辞，畜奴婢聚钱财，金银珊瑚珂贝玉石真珠宝物，畜养师子虎豹豺鼠猫狸，居毒药持呪术，作画师造书牒，茂罗业起蛊道，歌舞幻惑掬力，染齿香熏涂身，着花鬘治形体，及余种种非法像类非法器服，我说斯等非清净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国土多食肉者，一切乞食皆悉杂肉，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云何于中应清净命？」

佛告迦叶：「善男子！若食杂肉，应着水中食与肉别，然后可食，非越比尼。」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若食与肉不可分者，此当云何？」

佛告迦叶：「善男子！若常食肉国一切食皆有肉现，我听却肉去汁坏其本味然后可食，若鱼鹿肉等自分可知，食者得罪，我今日说有因缘者制不食肉，无因缘者因说大般泥洹，亦复制令不应食肉。是名能随问答。」

「善解因缘者，若比丘优婆塞问如是义：『云何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初出世时不为弟子一一制戒，不一一说如是法门，不究竟说波罗提木叉者，其义云何？比尼有何义？』善男子！听我分别波罗提木叉义。波罗提木叉者，少欲知足成就威仪，不多受畜离诸染着。于一切净命堕者，堕四恶趣泥犁烧煮，彼威仪少欲不受畜一切净命堕。言非堕者，堕阿鼻泥犁中，是名为堕。布萨者，长养二种义。波罗提木叉者，离于邪说。比尼者，微细教诫调伏威仪，又不受非法物亦不施人，是名比尼。其中有犯四重法者，有犯十三有余法，有犯三十舍堕法，有犯九十一堕法，有犯四悔过法，有犯众学法，有犯二不定法，有犯七灭净法，有谤毁经教及一阐提辈，有是等罪不向明者发露悔过，一向覆藏如龟藏六，犯戒之罪日夜增长。云何世尊知有是罪而不结戒？令彼众生堕恶趣中。犹如有人将多人众欲至他方示其要路，其中有人迷失正道堕非道行，彼黠慧者追唤令还得本正路。如来教法亦复如是，初说直道，若诸比丘多作诸过，然后为说犯罪果报，为其制戒。如是，世尊示真谛路为众生说十善功德，天中之天正法之王，普哀众生说十善功德，等观众生如视一子，若一众生在地狱中，为度其人免地狱故，在地狱中住寿一劫若过一劫，云何令彼犯戒比丘长堕恶道？譬如织师织成新衣，后破坏已复更补治。譬如转轮圣王初以十善教化人民，众生后时恶行转增，复因自在金轮神宝，往制法律令其调伏。世尊亦复如是，初时未结波罗提木叉戒，后诸比丘犯罪转增，然后以犯戒因缘为根本已而为制戒，其诸众生乐修法者，见彼所起因缘为证信心增长，乃至等观四谛甚深微妙之义，如转轮王金轮自在，诸佛法轮亦复如是。是则无量诸佛教法，是诸佛不可思议，所说教法不可思议，闻此法者不可思议，能信此经亦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是为菩萨摩訶萨成就四法，能为人说《般泥洹经》，说现因缘及大般泥洹因缘，是《大般泥洹经》因是为善解因缘。」

「自专正者，说已诚向、自己专向此《大般泥洹经》，当知是名能自专正。能正他者，知诸比丘意所诚向，而为说此《大般泥洹经》，言如来长存，当

知是为能正他人。随问答者，如我为汝迦叶说，菩萨摩訶萨微妙利智，种种秘要方便密教，非诸声闻缘觉所测，所谓《大般泥洹经》，当知是名能随问答。随彼众生心想所应，而为说法非为虚妄，譬如有人说虚空多名，为空为虚为无所有为无数，如是等说皆非虚妄，如来说法亦复如是。《大般泥洹经》四种说者，悉有所应非为虚妄。」

迦叶菩萨白佛言：「若当如来长存者，与佛所说契经相违：

「『譬如烧铁丸， 投之于冷水，
 热势渐消灭， 莫知所归处？
 如是等解脱， 度诸生死渊，
 安快永不动， 莫知其所之？』」

佛告迦叶：「汝善男子！莫于此偈而作妄解，于如来所起永灭想，非铁丸投水热势渐灭，诸佛如来泥洹永灭，亦复如是。如铁丸投水热势消灭，如来亦然，无量烦恼结患消灭；如铁丸投水火势虽灭铁性犹存，如是如来无量劫数烦恼盛火皆悉消灭，如来金刚其性常在，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如是等解脱度诸生死渊者，彼无量劫生死烦恼河，如来已度入于泥洹，诸趣永灭处不可知。是故说言：

「如是等解脱， 度诸生死渊；
 安快永不动， 莫知其所之。」

迦叶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如铁丸投水热势消灭，犹可更使入于火中；如来泥洹其实常住，更为众生入于无量生死盛火，断除一切众生结患。善哉！世尊！如来长存为决定说。」佛告迦叶：「如是，如是。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入后宫中嫖女娱乐，须臾复游园观浴池快乐自在，宫中不现莫呼永失；诸佛世尊舍阎浮提示现无常，亦复如是莫呼永灭。如彼国王舍于深宫，游戏园林快乐自在；如来亦然，舍于无量烦恼深宫，入总持园七觉华池游玩快乐，乘方便智自在现化，无量结患久已消灭。」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无量无数劫，生死烦恼患，如来悉磨灭，已度五欲海。何故如来为菩萨时，在于深宫嫖女自娱，为罗睺罗父？是故当知不尽结患度诸欲海。」

佛告：「善男子！莫于如来，应供，等正觉而作是言，所以名大般泥洹者，能建大义。汝今谛听，广为人说勿生疑怪。菩萨摩訶萨住是大般泥洹者，能以须弥山王入一粟[禾*会]，其诸众生依须弥山住者无所烧害，来去住止不知谁为；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安置须弥在粟[禾*会]中然后还复，住大般泥洹菩萨摩訶萨境界如是。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摩訶萨，取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地置粟[禾*会]中，其中众生无所烧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粟[禾*会]中然后还复。复次，善男子！住是大般泥洹菩萨，复取三千大千世界安置己身一毛孔中，于彼众生而无烧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于自身毛孔之中然后还复。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住此世界能举十方诸佛国土置于针锋，如以针锋擎持枣叶，徙着他方异佛国土，于诸众生无所烧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神力所为。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持十方国土，置其右掌如陶家轮，掷着他方微尘世界，于诸众生无所烧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神力所为。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者，取十方世界内一尘处，于诸众生无所烧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力之所为。如是，善男子！住此大般泥洹菩萨摩訶萨，有大神力种种示现，是故名为大般泥洹。住大般泥洹菩萨在所为作，一切众生不能测量，汝今云何能知如来习近五欲为罗睺罗父？复次，善男子！我住此大般泥洹能为大事，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现化如《首楞严三昧》所说，于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以大般泥洹示现泥洹，而无毕竟般泥洹者；复于阎浮提五欲之中现受胎生，其诸父母谓我为子，而我过去无数劫来爱欲永尽，无染污身无秽食身，清净法身诸生已断，以方便智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生现为童子，北行七步而自称言：『我于天人阿修罗为无上尊。』父母欢喜举声叹曰：『我生童子堕地行七步，世未曾有。』时诸众生皆言奇特，而我未曾为童子也，无数劫来离婴儿行，清净法身非为骨肉秽食所长，法身示现而为童子随顺世间，南行七步现为一一切无上福田；西行七步现究竟断生老病死，于一切众生为最后边；东行七步现为一一切众生前导；向于四维行七步者，现断众邪烦恼魔行，自在天子皆悉降伏，当成应供等正觉道；上方蹶虚行七步者，现如虚空无能染者；又向下方行七步者，现灭一切泥犁盛火，兴大法云霍大法雨安乐众生，雨大法雹破诸恶戒，生阎浮提现遗顶发，欲令众生知此童子顶发俱生，诸天世人无能执刀临其顶上为剃发者，于无数劫已离顶发现有顶发；随

顺世间现入天祠，大力天神释梵护世稽首恭敬归命礼足，于无数劫为天人尊，现入天祠随顺世间；于阎浮提或现穿耳，实无有人敢穿其耳，垂发右旋如师子发，一切人民皆见童子垂师子发，于无数劫已离垂发，现垂右旋师子之发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现入书堂，于三界中莫能为师，唯我应为天人作师，是故名为一切种智，于无数劫已曾学书，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行学书随顺世间，现乘象马宝车畜诸宝藏，身处深宫嫖女自娱，领理国事实无染着，久已舍离犹如弃唾，现受五欲领理国事为转轮王王阎浮提，于无数劫已舍王位，能转无上甘露法轮，现转轮王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现老病死，弃舍中宫种种欲乐，出家学道众人皆见童子出家，为度人故而现出家随顺世间；现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四沙门果，九次正受修四真谛，众生悉见而我疾成无上罗汉，已无数劫究竟罗汉，为度人故示现初成；往诣树下现坐草蓐，降伏众魔成无上道，于无数劫众魔诸恼皆已降伏得甘露法；现出入息大小便利，清净法身无此诸患，现于人法随顺世间；现受饮食为众生故，其实无有饥渴之想，为现饮食随顺世间，于无数劫常得甚深诸波罗蜜；不随时节现居舍宅，其实无有睡眠呌患欠哇频申身诸苦痛，现依舍宅随顺世间；示现坐卧经行瞻视顾眄屈伸俯仰，真实法身无此形类；示现洗浴麻油涂身杨枝澡漱着明目药，斯非清净法身所须，手足柔软如莲华叶，口气香洁如优钵罗，其目清净犹如明月，示现此法随顺世间；现行少欲乞食龕踈着粪扫衣，于无量劫沙门苦行悉已究竟；现处人间为罗睺罗父，净饭王子其母摩耶，眷属成就能厌世乐，出家学道处林树间；现欲之优劣乐之差降，舍王太子瞿昙大姓，现行出家度众生故，非为如来染着五欲为罗睺罗父，现有父母随顺世间；其诸众生谓为世人，其实如来非天非人；复于阎浮提现般泥洹而不毕竟入于泥洹，众生皆谓如来永灭，而今如来法身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诸佛常法示现泥洹。又为比丘犯四重法众人悉见，其实不为懈怠之行；或复现为一阐提行或现破僧，众人悉见作无间业，其实无有坏僧之心，亦无有僧而可坏者；于阎浮提护持正法，众生悉见护法大士，此则诸佛菩萨常法；于阎浮提现为天魔众生悉见，其实不为众魔之业；于阎浮提现为女像，众生见已悉皆叹曰：『奇哉今日女人作佛。』其实如来非为女身，称彼所欲各随因缘，现男女像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现生四种畜生趣中，众生皆谓真实畜生，其实不为彼畜生行，现入畜生随顺世间；入梵天中现为梵天而作师长，其诸众生事梵天者，方便诱进使入正法不习彼业，现梵天像随顺世间；现入淫舍度诸淫种不兴欲想，心如莲华尘水不污，庄严其身游诸四衢，方便诱化染心众生；入诸妓舍现为女人化以正法，入学书堂现为师长化诸童蒙；或入酒会博弈戏处，为教化故不同彼业；往诣冢间度诸鸟兽不取见想，

入诸长者授以正法，入大臣中教令正治，入诸王子化令护法，入诸王者化以先王正法治国；现疾疫劫为之设药，令诸病者厌离身苦导以正法，众生谓是真疾疫劫；现谷贵劫饥乏众生施甘露食导以正法，众生谓是真谷贵劫；现刀兵劫众生各各共相伤害，化令和同导以正法，众生谓是真刀兵劫；现为劫烧计常众生示无常相，众生谓是真实劫烧；于一切众生各同其语，音声微妙胜彼彼类，乐音众生因而得度；现为四种地水火风，一一随种染着众生因斯得度；现为药树救疗众生因斯得度；入诸邪道而现出家，各为彼众而作导师，于无数劫已离外道，示现出家导以正法；现为工巧医方呪术，一切众生及诸外道各怀憍慢，故于其中种种现化，降伏众邪憍慢贡高导以正法，众生见已谓为世人，如来常住离世间法；乃至现为下贱仆使随类度人，于阎浮提种种异业无不现化，其实如来不与同事，现为其像随顺世间。北鬱单曰，西拘耶尼，东弗于建二十五处，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于中现化随顺世间；如《首楞严三昧》广说。如来成就大方便智，一切所为无不现化。是故名曰大般泥洹。菩萨摩訶萨住是功德，悉能随类种种变化自在无畏，不应复疑罗睺罗父，当知如来于无数劫，已离生死爱欲大海，是故如来为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若使如来是常住法非磨灭法非变易法者，云何如来称叹泥洹？譬如灯灭，其所至处莫能知者。」

佛告迦叶：「我现此喻，非如是说。善男子！譬如器盛酥油燃灯，酥油既尽名为灯灭，其器犹存；如来亦然，酥油烦恼炽燃悉灭，如来灯器常存不灭；若当酥油与器俱尽者，如来泥洹亦当俱尽；灯灭器存，是故如来，不没不生泥洹快乐。复次，善男子！我说灯灭喻阿罗汉，非谓泥洹。阿罗汉者得增上果，世间秽食贪欲悉灭究竟欲食，譬如灯灭。阿那含者其义亦然，故我方便说微密教，非说泥洹。」

迦叶菩萨白佛言：「阿那含者有何等义？」

佛告迦叶：「不还受身名阿那含。」

迦叶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如来亦有隐秘之法如幻师耶？」

佛言：「不也。我所说法譬如秋月盛满之时，离淫怒痴无诸障蔽亦无隐秘；又如长者钱财巨亿，唯有一子情所爱重，将诣师门教学半字，时节未久惧不速成，父自追还昼夜殷勤教学半字。云何善男子，其父教子学半字时，宁能

悉知一切记论不？若能悉知一切记论，其父云何教学半字；岂于爱子有所隐覆不教记论耶？」

迦叶答曰：「不也。世尊！其子童蒙未能知论故不教学，若当秘悞名为隐覆，虚心劝励随力渐教不名隐覆。」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恚恨慳惜而秘悞者名为隐覆；我于一切众生慈心爱念如一子想，以其童蒙未堪深法故不为说，如彼教子初学半字，我亦如是说九部经、十种智力、四真谛法、八圣道分甚深记论，方等大乘悉不为说。复次，善男子！譬如长者教其爱子，先学半字，半字既正，次第教学甚深记论令子成就。我亦如是，但为弟子说九部经，知其堪受然后为说大乘记论，如来长存非变易法，令诸众生慧眼开广。又善男子！譬如夏时兴云雷电必雨大雨，百谷草木悉蒙润泽；如来今日亦复如是，兴大泥洹微密法云震大法音，必雨甘露法雨安乐众生。」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无所藏积晓了抔食，如鸟飞空足迹难寻，此有何义？」

佛告迦叶：「积者聚积义，受取增益义，藏者库藏义，藏有所受，故曰藏积。藏积有二种，有为藏积，无为藏积。有为藏积者谓声闻，无为藏积者谓如来。僧有二种，等僧、无等僧。等僧者声闻僧。声闻僧者，亦无藏积，而今云何受畜僮仆钱财仓库？麻油盐等尚不藏积，如来岂听畜僮仆等！作是说言如来听者，世世当堕拔舌地狱。声闻等僧无藏积者，能了抔食，不怀抔食贪味之想，斯等至处足迹难寻，速成无上等正觉道，足迹难寻故名如来。若有为僧尚不藏积，况无为僧。无为僧者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岂有隐密？若有隐密便是藏积。其难寻者谓是不动快乐泥洹，无彼虚空日月云雨、地水火风、生老病死烦恼诸相，常住不变快乐不动，故名泥洹；因得泥洹故名如来大般泥洹。其为大者办大事故；所谓大者有为数名，若有一人寿命无量，名为大人。人能行法为人中大，若复成就八大人念，是名大人，是故大者有为数名。泥洹者离诸疮疣，故名泥洹。譬如有人身被毒箭遭大苦痛，得遇良医为治疮患苦痛悉除，其善男子得离疮疣，复游诸国普为众生疗治疮患；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阎浮提中一切众生，于无量劫淫怒痴等烦恼毒痛，为说大乘甘露法药疗治疮患，于此众生离疮患已，复现余国为诸众生疗治众病，是故名为大般泥洹。真实之义及方便义，皆悉名曰大般泥洹。现入诸趣及入解脱，随彼受化于处处现，此为要义，是故名曰大般泥洹。」

迦叶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为良医法能治一切疮患，差已复现余方治诸病耶？」

佛言：「如是善男子能疗一切悉令离病，唯除重病不可治者。诸佛世尊亦复如是，除一阐提，诸余一切众病悉治。」

迦叶复问：「解脱者为何等类？」

佛告迦叶：「其解脱者色无色，无色者声闻缘觉解脱，色者如来解脱。解脱虽色不说是色。何以故？如非想非非想行天色无色亦不是色有。」

问：「非想非非想天色无色亦不是色，云何住？云何乐？此事应说。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迦叶菩萨白佛言：「唯愿世尊，重说如来大般泥洹解脱之义。」

佛告迦叶：「其解脱者，于一切缚和合悉离，离和合者不生之生，如因父母而生其子是名为生，其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醍醐本性清淨，不因父母爱欲长养，度众生故示现有生，是故解脱不生之生。又其生者，譬如种谷而生萌芽；其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说曰解脱不生，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不生之生非作所作，其实作者，如城郭楼观有人造作，其实解脱则不如是，是故解脱无有作者，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当知如来非作，是名无为。其有为者，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有作有坏，其实解脱则不如是，亦无有作亦无有坏，是故解脱无作无坏，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当知如来不生不死，是故如来是无为法，故说如来入大泥洹无衰老相。形枯体瘦发白齿落，是为老相；其实解脱则不如是，永离一切老毁变故，名为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衰老相。故曰无病，其名病者，有四百四病，其余横疾数不可称；离此诸患，故名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法身清淨无病，是故说曰如来无病。以无病故无死，众生常死无解脱故有尽有死；永离死名故说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成就如是无量上妙功德，言有死者无有是处，金刚法身清淨不坏，岂有无常变坏之相，是故不死离诸垢秽。譬如鲜好白迭苏油所污；其实解脱则不如是，犹白莲华清淨无垢，如来解脱亦复如是，永离爱欲诸尘垢秽，是故如来名曰无垢。离诸障碍，如有主制谓之障碍；其实解脱无诸障碍，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碍清凉。清凉处者，世俗天庙谓为清凉，是则妄说，唯解脱者真实清凉，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清凉安隐。其安隐者，譬如道路无诸盗贼，谓之安隐；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性无

畏，谓之安隐，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安隐无畏离诸恐畏。其恐畏者，譬如国王常畏怨敌；真解脱者永无此畏，譬如转轮圣王无诸恐畏，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法王转无上轮无诸怨敌，是故如来无畏无忧。其忧畏者，譬如国王有谋逆者，不能降伏常怀忧畏；真解脱者无此忧畏，譬如国王降伏怨家无忧快乐，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忧离诸尘秽。其尘秽者，譬如春风起诸尘坌；真解脱者离诸尘坌，如转轮王髻中明珠无诸尘垢，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离诸尘秽离诸虚伪。其虚伪者，喻如坏瓶；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金刚无有虚伪，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诸虚伪离不自在。不自在者，如贫穷人负他财物，财主制持不得自在；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自在无碍无诸侵患。诸侵患者，如人春时涉热夏时饮酒冬日涉寒，则伤其身自生侵患；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无诸侵患，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诸侵患。离诸滓浊，譬如虚空无诸滓浊，真解脱者亦复如是无诸滓浊，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诸滓浊无诸缠绵。其缠绵者，朋友眷属；真解脱者无此缠绵，如转轮王独善无侣，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独善奇特。如水莲华此非奇特，火生莲华乃为奇特众人爱乐，真解脱者亦复如是众人爱乐，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希有奇特。无能为者，譬如婴儿其齿未出不能令生，真解脱者亦复如是，非时得者，无有是处，如一阐提懈怠懒惰尸卧终日言当成佛，若成佛者无有是处；假使信法诸优婆塞，欲求解脱度彼岸者，亦无是处，况彼尸卧。所以者何？性非他成故，是故解脱无能为者，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能为者。无量无数，譬如大海尚可知量；真解脱者无数无量，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量最胜。其最胜者，莫能为比，譬如大海无以为比，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最胜高显。其高显者譬如虚空无有过者，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高显众圣中王。譬如师子为诸兽王，真解脱者诸法之王，解脱光明照一切法，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为最为上。譬如诸方以鬻单曰为上，解脱最上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最上无上。譬如诸方鬻单曰最为无上，解脱无上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上常法。如诸天入死为常法，解脱常法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常住坚固。芭蕉泡沫无有坚固，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弊漏，夫朽墙者蚊蚋所止；其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画墙无能止者，解脱如是一切恶法所不能染，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有边际，如聚落国土而有边际；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虚空无边快乐，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微妙不现，如鸟飞空足迹不现，解脱不现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甚深难测，父母生养恩德甚深无能测者，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

来。甚深难见，如诸众生各各自身有如来性微密难见，真解脱者微密难见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能见者，犹如顶相无能见者，解脱如是非诸声闻缘觉所见，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有窟宅，其窟宅者所居止处屋舍名称，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虚空，二十五处生死所居永不可得，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有所取，其名取者，犹如手执阿摩勒果，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幻师所作变化无能取者，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杂秽，其杂秽者，犹如杂色疥癩牛皮以为衣服；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时乳一色一味，真解脱者微妙一相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清静，淤泥浊水谓不清净；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如空中雨一味清静，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真妙，犹如满月无诸云暄，解脱如是无垢真妙，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真妙恬静，如救头然则不恬静，其解脱者永灭炽燃烦恼灾患，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平等，其不等者，如二狂夫其性不等；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性平等犹如母子，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寂灭，得最上处无余求想，犹如饥人得香美食饱足意满无余求想，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已断，譬如钩饵钩绳已断，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度于彼岸，譬如河流有彼此岸，无量生死名为此岸，真解脱者名为彼岸，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清静渊淳，其渊淳者非诸河水犹如大海，其解脱者亦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味淳美，如种居舍子其味转苦；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放逸，其放逸者耽乐五欲；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性清静离淫怒痴，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伏诸渴爱，爱有二种，有念爱、有法爱，法爱者哀念众生，真解脱者无有念爱离我我所，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灭尽，一切生死习气钩锁悉灭，是名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为世间舍，度一切有为作覆荫，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为世间依，犹如国王游诸国邑；真解脱者则不如是，不动快乐是名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处常安，譬如旷野险难恐怖；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狮子王于诸兽类无诸恐怖，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逼迫，犹如有人为恶兽所迫，无诸救护令度厄难；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船师得牢坚船能度大海，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滓浊，譬如从乳出酪，从酪出生苏，从生苏出熟苏，从熟苏出醍醐，唯有醍醐自性清静离诸滓秽，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伏诸高慢，譬如国王高慢自大谓无与等；其解脱者则不如是，离诸高慢无我我所，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灭除无明，譬如奶酪展转相生乃至醍醐，其醍醐者离诸滓秽自性明净，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欲闲静，无有伦匹二法等者，独行独步如空野象，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欺诳，解脱我所入如来藏，其诸天入阿修罗身无有坚实，犹如伊兰芦苇芭蕉，无有坚实离如来藏；真解脱者入如来

藏，离诸虚伪断一切有，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入佛正法，非正法者如百叶华；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入于一性，种种性者，一切众生性，种种寿者，一切众生寿；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入于一处，于诸入门无有所，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为善法，譬如孝子孝于父母，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出于世间，于一切法出过其上，一切味中真解脱味为最第一，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湛然不动，其名动者如海涌波；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如因陀罗幢四方风吹不能动摇，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升于法堂，世间堂者如王殿堂；真解脱堂则不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光明照耀，如炼真金，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止息快乐，譬如国王敌国新伏身心快乐，真解脱者舍诸苦阴泥洹快乐，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余毕竟，离诸结缚生死牢狱，譬如囚徒罪毕出狱，解脱如是，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结毒，无量烦恼毒蛇结患悉已解脱，息一切有离一切苦，得一切乐长息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淫怒痴，一切烦恼永已除尽，拔三毒根无余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一切有，一切诸有于斯永灭，入于泥洹究竟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超越诸阴，超越一切诸不善法长处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于自在，离诸我所世俗非我，真实无我佛性显现，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虚空，其虚空者，所有无所有皆不可得，如尼捷等有无所有，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又其空者如苏蜜瓶，无苏蜜故名为空瓶，其实不空，因无物故，形色犹存当知非空，解脱不空亦复如是，有形有色，故说不空，无量烦恼二十五有生死轮转，世界行处往来永绝，如无苏蜜名为空瓶，灭诸过患，故名为空；如瓶色像，离世间法周旋行处，不动快乐常住不变，然彼瓶色是无常法，真解脱者常住不变，是故名曰不空之空，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处所著，处所著者，乐为帝释大力梵王；觉慧成满，是诸爱着皆悉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贪灭尽，一切有求贪欲永尽，脱诸习着是名为灭，其灭尽者即是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泥洹快乐，其泥洹者，譬如群鹿遇诸猎师危怖殆死，逃走山野值仙人窟，便得苏息安隐快乐，苏息快乐是名泥洹，其泥洹者非为尽灭。于一切有无量生死颠倒烦恼怨家解脱，方便逃避得入正法仙人窟宅，牟尼止处第三归依，苏息快乐无量众生，苏息快乐名为泥洹，非为尽灭；若诸众生得三归依名为泥洹，岂况如来一切种智，永舍此身而非泥洹安隐快乐？入泥洹者，如人迷醉，有人来问为安乐不？彼醉解已答言安乐，如是众生于无数劫迷醉生死二十五有，得正觉时泥洹快乐，安隐常住不动解脱，非为灭尽，其解脱者即是如来。」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不生不起即是解脱。是如来耶？」

佛告迦叶：「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起，即是解脱，亦是如来。」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彼虚空性不生不起，亦是如来耶？」

佛告迦叶：「究竟解脱，非如虚空。复次，善男子！如加陵毘伽及命命鸟，其声清彻，宁同鷄臬？」

迦叶白佛：「不也。世尊！其声各异不可为比，有因缘故诸佛如来方便说喻。」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解音声甚深之义，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解脱，其解脱者无可为喻，诸天世人阿修罗等一切无能非喻为喻；唯有如来，为教化者能方便说，非喻为喻说解脱喻。所以者何？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解脱，无二无异。所谓非喻为喻者，面如满月。其大白象，犹如雪山。诸佛世尊亦复如是，说诸非喻为解脱喻，化众生故方便说法及说实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以何等故，二种说法？」

佛告迦叶：「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如来所起瞋恚心，便以刀剑加害如来，然其如来无有痛想。云何善男子，彼人当成无间罪不？」

迦叶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于长养身不伤坏者无无间罪，如来无有长养之身，名自在法身。云何伤害？以彼发心恶方便故得无间罪，是名方便法性真实。」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说法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如有恶人欲害其母，其母觉已远离本处，其人不知来诣本处，加其刀杖谓为已死，其实不死。云何，善男子！此人宁得无间罪不？」

迦叶白佛言：「不也。世尊！若杀事满足名无间罪，而今其母阴界诸入无所伤损非无间罪，应得相似无间罪报亦名无间，是名方便法之真实。」

迦叶菩萨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善说方便应以不应。」

佛告迦叶：「有因缘故宣说解脱，有因缘故广说诸喻，如是无量功德成就，名为泥洹，亦名如来，是则趣彼大般泥洹。今日如来当入泥洹，以是义故，名大般泥洹。」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是为如来不趣灭尽，当知如来其寿无尽。」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护持正法应当如是，灭诸狐疑学决定智。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訶萨成就四法善说《方等般泥洹经》。」

大般泥洹经卷第三

大般泥洹经卷第四

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四依品第九

佛复告迦叶：「有四种人，于此《大般泥洹经》，能趣正法护持正法能为四依，多所度脱多所饶益出于世间。何等为四？一者、凡夫，未离烦恼出于世间，多所度脱多所饶益。二者、得须陀洹、斯陀含果。三者、得阿那含。四者、得阿罗汉。是四种人为真实依，多所度脱多所饶益。彼凡夫人者，自持戒德威仪具足，为护法城于如来所听受正法，诵持义味广为人说能自少欲，复为人说大人八念，化诸犯戒悉令悔过，善知众生种种语言，习行菩萨护法功德，是名第一凡夫菩萨；此诸凡夫未为如来之所记别为菩萨位。彼须陀洹、斯陀含者，已得正法离诸疑惑，不为人说非法经书、离佛契经世间歌颂文饰记论、畜养奴婢非法等物，是名须陀洹菩萨；虽未得第二第三菩萨住地，已为诸佛面前授记。阿那含者，已得正法离诸狐疑，不为人说非法典籍、离佛契经世间歌颂文饰记论、受畜奴婢非法等物，未起诸结能即觉知，过去诸结永不复缚，有所说法不断佛性，德行清净身无外病，四大毒蛇依起诸病所不能中；善说非我度我见者，离世间我而行方便随顺世间，常大乘化不说余道，身中无有八万户虫无量灾患，心离爱欲无恶梦想，离一切有生死恐怖，行如是者，是为第三阿那含人。不复还有名阿那含；习诸德本久远过恶所不能染，名阿那含；是名阿那含菩萨发心受决；发心受决者，其人不久当成佛道。阿罗汉者，烦恼已尽离诸重担，所作已作具足十地，已得记别甚深法忍，一切色像悉能化现，于诸方面随意所欲，为如来应供等正觉，如是功德皆悉具足，名阿罗汉。是为四种人于此《大般泥洹经》多所度脱多所饶益出于世间，为天人师，如诸如来，是四种人为真实依。」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是四种人为真实依，不可信也。所以者何？如世尊为长者瞿师罗说：『若天魔梵现身为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现眉间相，来诣汝者，汝当觉知令彼降伏。我今听汝伏彼弊魔。所以然者，非阿罗汉而自称罗汉故。若使弊魔坐卧空中，左肋出火右肋出水，或举身炯然而出烟云种种变化，又复能说九部契经，犹不可信，是故汝当伏彼弊魔莫生疑惑。譬如有人于夜冥中贼狗入舍，其人觉知贼狗入舍，便即骂言：「贼狗出去，莫令我今须臾杀汝。」于是贼狗便疾走出不敢复还，弊魔波旬亦复如是。变化来者，汝当以我五系之法而系缚之，被五系已弊魔波旬驰走恐怖，譬如贼狗。』如是佛为瞿师罗长者说：『汝今若能降弊魔者，渐近泥洹。』以何等故，世尊今日说四种人为真实依，是故我今不生信心。」

佛告迦叶：「如是，善男子！我说是法皆因声闻诸肉眼辈说应降伏，非为受行摩诃衍者。诸声闻中虽有天眼，我说是等为肉眼数。正使肉眼信摩诃衍者，我说是等为佛眼数。所以者何？是人能持摩诃衍经为佛乘故。复次，善男子！犹如大将善知兵法，教怯劣者学其武术，语其人言：『汝应如是执持刀剑鬪战之具，当正其心如火炽然慎莫反顾。及至临阵，各执器仗攘臂大呼，犹如猛火贼兵必退。』世雄导师为三界将，教诸声闻降伏众魔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种性勇猛，承习战法无有怯劣，于诸战士最为先首。如是，善男子习学大乘闻摩诃衍甚深契经微密之教不生恐怖，当知是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受学大乘信根坚固，亿百千魔种种现化终无恐怖，亦不于彼起豪发想；而彼魔众见有人学摩诃衍者，则生恐怖如怯劣夫。譬如毒蛇见诸呪药则生恐怖，天魔波旬亦复如是，亿百千魔得闻如是摩诃衍经音声香气光明所照，离诸憍慢贡高自大。复次，善男子！犹如有人若见恶龙毒蛇狮子虎豹豺狼皆悉恐怖，或闻其声亦生恐怖，或复有人能伏恶兽；如彼丈夫见彼恶兽生恐怖者，当知一切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若见诸魔便生恐畏，则为诸魔之所得便，如彼丈夫能伏恶兽，当知是学摩诃衍者亦复如是，能伏众魔。既降伏已而为说法，如彼毒兽，魔波旬辈心已调伏便作是言：『我从今日于佛正法生信乐心，不复烧乱。』当知声闻故有烦恼习气恐怖，摩诃衍者恐怖永断；摩诃衍者大精进力，是故我说诸声闻辈应当降伏莫生恐怖。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经》甚为希有，若闻是经如来长存，能信受者奇哉希有，如优昙钵花难得值遇，此大乘经亦复如是，奇哉希有。我泥洹已遇此大乘经亦复如是，奇哉希有。我泥洹已，诸众生等闻此经者，亦甚希有。何其怪哉，善男子！当来之世，当有众生谤斯经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久如当有诸众生等谤斯经者，为何等人于当来世护持此法？」

佛告迦叶：「我灭度后四十年中此法流布，然后便没。善男子！譬如世间甘蔗粳米酥油奶酪以为饮食，有诸众生服食此食而更生病，反食龕涩草木果实，如彼粳粮酥油美食等。摩诃衍经不欲听闻，反食龕涩草木果实，诸声闻乘永舍如是《大般泥洹经》法美食不欲听闻。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王居深山中，无有粳粮酥油等食，其诸人民有诸美食皆送奉王，自食龕涩草木果实，其有诸人亲近王者，承王力故，初未曾见斯等食比而得食之。如是，善男子！彼四种人于佛法中为勇猛将，彼诸菩萨摩诃萨中，若有一人出兴于世在所至处，以《大般泥洹》摩诃衍经教化众生，便自书持，若教人书，书其经卷施诸众生；或有众生于彼菩萨摩诃萨边，闻般泥洹大乘法食，皆是菩萨光明神力故，使得闻此未曾有法文字句义乃至一字，如彼众生蒙王力故得诸美食。是故，善男子！《大般泥洹》摩诃衍经在所至处，当知此地悉为金刚，其有众生闻此法者，书持诵说乃至一字，当知举身亦是金刚；其诸众生薄德少福，而此大乘摩诃衍经，于自国土正法流布而不听受，如彼众生自国土出种种上味而不得食。哀哉众生，闻真实义而不听受。」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四十年中此法兴世，然后便没，其后久如复当流布？」

佛告迦叶：「善男子！我后正法欲没之余八十年在，此大乘经当复流布于阎浮提，经四十年此经复没。」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此《大般泥洹经》法欲灭时当复兴世，当尔之时持戒者少犯戒者多，正法欲灭正趣损减，何等人能听受此法，能持能读能诵能供养能解说能自书能教人书？唯愿世尊分别解说，令一切众生因此得度，有诸菩萨乐学深法，闻世尊说当随其教。」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等数诸如来所发菩提心，是等众生能于正法欲没之时起菩萨心，虽未决定于无上道，能不诽谤此方等经。一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此方等不起诽谤得信乐心，而未能为众生广说。二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身自受学，亦复未能为人广说。三恒河沙诸如

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而未能解义。四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解深法义十六分之一。五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能持，解深法义八分之一。六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能持，解深法义四分之一。七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教人书能持，解深法义二分之一。八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书教人书，能持能读诵说能转，能善隐密亦能守护亦能显示，哀愍世间，普令恭敬供养经卷，转教他人令其供养，智慧满足解深要义，善知如来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安隐快乐，善解众生各各自分有如来性，普为开发，是诸菩萨历事过去无量诸佛，故能护持如来正法。若复今日发菩提心者，彼于来世亦当堪能护持正法，此等及余诸众生辈，汝善男子！当作是观，于今现在及未来世，其有乐法发菩提心，当知是人为护法者。

「又善男子！有诸外道为利养故，闻佛泥洹呼谓长死，而不忧戚反更欢喜。有当来世假被袈裟，于我法中出家学道懒惰懈怠，诽谤斯等方等契经，当知此等皆是今日诸异道辈。如是无量功德成就，信此方等大般泥洹乐深法者，正使是善男子，过去曾作无量诸罪种种恶业，是诸罪报头痛则除，或被轻易，或形状丑陋，衣服不足饮食龕踈，求财不利，生贫贱家及邪见家，或遭王难及余种种人间苦报，现世轻受，斯由护法功德力故。善男子！譬如霜雪，日未出时凝积不减，日光既出皆悉消尽；如是众生造无量恶，此《大般泥洹经》日光未出，无量恶报凝积不减，此大般泥洹日光出已，无量恶报皆悉消灭。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学道，虽不持戒得与如来大众共俱，在在处处假被袈裟受人供养，名字得入如来僧数；如是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訶萨十地成满，及诸外道能信受此摩訶衍经一言历耳，斯等皆入如来菩萨大众之数。正使利养为名誉故，读诵此经但不诽谤，如是等辈，皆悉当成如来。应供。等正觉道，是故我说彼四种人为真四依。彼四人中但使一人能自决定，不以世俗外道记论名如来说，是故名为真实四依，当加供养受学护法。云何供养？若有此人于摩訶衍经能受持者，应随是人尽其形寿受学护法，从其学已增加供养。是故我说此偈：

「若知正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加供养， 如人事火法。」

若人知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恭敬礼， 如天奉帝释。」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于诸师长应加恭敬礼事供养，假使长老从少者学，亦应恭敬为作礼不？若复长老虽知经法不持禁戒，年少弟子能持戒行，当敬礼不？又复白衣善知经法，出家之人从其受学，恭敬承事法应云何？」

佛告迦叶：「其出家人于白衣所不应礼拜，非福田故；其出家人凡是长老一切福田，应当敬礼；若犯戒者是所不应。所以者何？长养草秽害谷苗故。」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尽心恭敬礼，如天奉帝释，如是二偈与义相违。若当一切礼敬长老者，诸持戒比丘多有犯罪，云何世尊，而说是偈？又复如来于此契经说犯戒者应当降伏。」

佛告迦叶：「我为当来菩萨故说，至心恭敬礼，如天奉帝释，此二偈说为菩萨故非为声闻。善男子！我般泥洹后，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持戒众减犯戒众增，其诸清净得解脱者皆悉潜隐，诸出家者受非法财畜养奴婢。当尔之时四种人中，若有一人出兴于世，信家非家出家学道，亦现同彼受非法财畜养奴婢；然是人者自能分别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悉知他人不持戒行，亦知自己所犯轻重，能知如来所应行处，解知时节方土法用，诵读如来九部经典。时有诵习九部经典犯戒违律，是人虽知彼犯重罪，为护法故方便默然不说其过，而自谦卑从彼受学，于护法心而无所坏，当知是人为护法故出现于世。善男子！譬如有国其王命终，王子幼弱未能治国，有一野人旃陀罗种，以强力故为彼国王。时诸长者婆罗门等而作是念：『今旃陀罗主领此国，我等何缘往返承顺？』便舍逃走外奔他国。彼旃陀罗王遣人追逐断其径路，旃陀罗王击鼓宣令，告诸长者婆罗门等：『汝等莫去，我当与汝分国半治。』国中人民有不走者，王复语言：『诸婆罗门！汝等各各转相告语，言：「却后七日，婆罗门等及诸士人，为旃陀罗王施設大会，当共相与往诣王所，与彼国王及其亲族旃陀罗辈饮食宿止。」若有一人不从教者，我当苦治。』又复语言：『我家中有三十三天甘露之药，其服食者能令不死，并有方论当持相与。』尔时有一鬚发梵志，专修净行，闻王教已来诣王所，头面礼足而白王言：『大王！当知能行不忍天下大恶则我是也，王当与我官爵奉禄，我能唱令。』王即听许。时彼梵志，即受王命唱令国内。是时国中诸婆罗门，皆悉瞋恚呵责骂之，然其梵志犹与彼王共知国事。至于后时，大臣梵志便白王言：『我与大王共同国事至于今日，犹未体信而不见教学一术法。』王告梵

志：『我当徐徐教汝术法，今我家有先王之甘露味药，当共汝食。』即便以此甘露味药，并其方术与彼梵志。梵志大臣得此甘露及方术已，为彼王合随食之药，王服彼药即便命终。时梵志大臣即立先王太子还绍王位，护持先王正法治化。如是梵志大臣，非舍婆罗门法习旃陀罗法，故是梵志修行菩萨拯济之业。国土人民叹言：『善哉！此婆罗门护持王法。』是时菩萨持正法故，为婆罗门作诸方便，立彼王子以为国王，宫中内外及诸大臣皆受正法；旃陀罗王妻子眷属，皆与毒药令其迷闷，然后驱出。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现犯戒相畜养奴婢受非法财，诣彼犯戒恶比丘所，承事受学书其经卷，书经卷已转来教授持戒者故，与彼恶人同其止宿，周旋饮食自手作食人不授食，护正法故便作方便，以诸八种非法之事而降伏之令其迷闷，不复与彼同其自恣布萨和合。降伏一切诸犯戒者，与诸清净和合之众布萨自恣，以摩訶衍方等术法广为人说，安隐济度无量众生，是为菩萨护持正法。我为是等而说斯偈。若有比丘闻我所说，无护法心而欲方便效彼菩萨起诸过者，佛所不听。自言菩萨而实宽纵作过恶者，我说是等为懈怠辈，我此方便微密之教，为护法菩萨故说此偈：

「若知正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加供养， 如人事火法。
 若人知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恭敬礼， 如天奉帝释。」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菩萨慢纵懈怠，于具足戒得清净不？」

佛告迦叶：「善男子！彼具足戒若忏悔者当言清净。善男子！譬如坡塘破坏其水流出。所以者何？不懃修故。然善男子！坡塘破坏更修治者，其水还复。彼懈怠者亦复如是，于具足戒布萨自恣所破坏处戒水流出。所以者何？精进损减懈怠增故。然是比丘戒行损减应更修治，从彼护法诸菩萨所，改励忏悔令得清净。」

迦叶菩萨白佛言：「犹如世尊《阿摩勒果喻经》所说：『持戒犯戒其相难知。』云何分别？」

佛告迦叶：「善男子！持戒犯戒欲知其相，依《大般泥洹经》能善分别。善男子！譬如田夫种植五谷，除麤草秽名为净田，故有[禾*秀]稗似善谷苗，至其成实草谷各异，后后方知真伪有别。护法菩萨亦复如是修田之法，先除八种麤恶罪行，除麤过已名为肉眼清净众僧，良福田数乃至圣果，肉眼之外名

清净僧，但除八种毒蛇大过，名为众僧良福田数，虽未都净已为天人之所供养为良福田，况复终成贤圣妙果清净福田，出彼肉眼所见之表。复次，善男子！譬如国中有二果树，一名迦留，二名沾牟。迦留树者是苦果树，沾牟树者是甜果树，华叶果实状类相似。有人不识杂取其果，诣市卖之食者多死。时有智人疑是毒果，便往问之：『汝等何处取是果来。』答言：『某方。』便语彼人：『此必杂毒故多杀人，宜速弃之。』如是，善男子！懈怠之僧成就八恶。时有持戒在其中者，如彼甜果在毒树林，护法菩萨教令弃舍，不令信心诸弟子等，礼拜供养恭敬亲近，断慧命根堕地狱中。是故信心优婆塞等当善分别，莫见形服便相习近，当悉问之，彼为成就八种法不？自恣布萨为和合不？若彼已离八种恶法，如是等僧世尊亦受哀众生故，于祇桓林与共和合如真金聚，当知是等所应供养。若言不受不共和合布萨自恣，当知是等非是天人所应供养，是诸比丘不应与共布萨自恣；若其问讯犹不能知，当依如来真实契经而分别之。若使愚夫不善分别而便恭敬，供施所须与相习近，我说是等当堕恶道。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好甜药，时诸商人合持诸药游行而卖。时有一人不识诸药，问彼商人：『汝有雪山甜药草不？』答言：『我有。』便从其买，而彼商人辄与苦药，其买药者求甜药故反得苦药。清净众者如雪山药，与彼懈怠犯戒比丘而共和合，其信心者供养礼事；当知是等肉眼凡夫，犹如彼人不识甜药，清净犯戒其相难知，凡夫肉眼不能分别，唯天眼者乃能别知。是故成就八种恶法，虽着法服，不应受人礼拜供养，若能改悔除八种过，名清净僧。』

迦叶菩萨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快说斯法，我当顶受是金刚宝。」尔时迦叶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告诸比丘有四依法。何等为四依？于法不依人，依决定说不依未定，依于智慧不依于识，依于义不依文字；我等信此为四种依，不信四人为真实依。」

佛告迦叶：「其名法者，即是如来大般泥洹，一切诸佛皆同此法；诸佛如来得此法已，常住不变非磨灭法。若于如来作无常想者，我说斯等非知法人为不可信。如我所说四种人者，善解如来方便密教，知诸如来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诸佛如来亦复在彼。四种人数及余众生，于如来常住方便密教善解其义，我说斯等为根本依，当知可信。以是义故，说四种人为真实依。依于法者，是诸声闻大德智慧，于正法中心不失念。其正法者如来常住，于此正法精勤方便，名为依法。不依人者，若当此人犯戒贪浊，复说如来是无常法，彼非可信，是故我说不依于人。」

「依决定义，决定义者是菩萨也，诸声闻等于此如来方便密教疑惑不信，大乘智海令其决定离诸疑惑。又决定者，是大乘智永离诸碍，碍者是声闻智，其诸菩萨能以决定大乘智慧，解诸如来是常住法，是故菩萨所言可信。未决定者，是声闻智，言诸如来秽食之身泥洹灭尽，譬如火灭则不可信，所以如来说斯等经，方便教化如或二道诸众生辈。声闻智者，是则有余为非决定，是故诸声闻名不决定数，以彼智慧不了如来大圣尊说，是故说彼为不可信，是故佛说决定义者是真四依。」

「依于智慧。其智慧者，即是如来法身可信，方便身者则不可信。云何但见如来方便身已，而谓实有阴界诸入；若其无者，为何处来而今现有舍利积聚？以有舍利现于世故，谓其法身是秽食身，妄作是想，以是之故识不可信。识不可信故作识想者，当知其人亦不可信。」

「依于义者，义者正义；正者满意；满者不消减义；不消减者如来常义；如来常者是法常义；其法常者众僧常义；是则佛说名为依义。若有谄曲凡夫，得蒙如来慈心荫覆出家学道，而便懈怠放舍禁戒，言佛听我受畜奴婢诸非法财，若饥俭时言我诸弟子莫自苦困，我听受畜奴婢钱财金银宝物牛马谷米买卖生利。彼作如是种种文辞，说经律者皆不可信，信是说者当知其人亦不可信，以是义故说名依义。其非义者，言此三法是皆无常变易磨灭，是名非义，是名文字，是故说言依义不依文字。正使外道所说经义合摩诃衍者，是皆可信非为文字，是故四依乃至肉眼，四种人数为真实依。善男子！是为四依，当作是学。」

大般泥洹经分别邪正品第十

佛告迦叶：「有四种法，有魔说经，有佛说经，有诸众生随魔教者，随佛教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当云何而分别知？愿欲闻之。」

佛告迦叶：「善男子！我般泥洹七百岁后，如来教法从此渐灭，魔作比丘坏乱正法，为猎师相而自覆藏，作比丘像、比丘尼像、优婆塞像、优婆夷像、须陀洹像、斯陀含像、阿那含像、阿罗汉像，及作佛像；是魔波旬，作离俗相而行俗法坏乱我教。波旬说言：『如来从兜率天没，降神来下净饭王家，摩耶夫人爱欲和合而从彼生，若言不从爱欲生者，无有是处。同人间法，而为诸天世人阿修罗等恭敬供养。所以者何？以其宿世殖众德本，自身妻子种

种施与，故得为佛。』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所以者何？如来．应供．等正觉化众生故出现于世，非为如来从其父母习爱欲生，现斯相行随顺世间；如是相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若有众生于魔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若于如来所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又说如来出生于世，周向十方各行七步，非为示现言示现者是不可信，是等经律当知魔说；若言如来初生于世周向十方各行七步，是则如来方便示现，是等经律当知佛说。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又说如来往诣天庙恭敬礼拜，非是天神礼拜菩萨。所以者何？天神在前如来在后故，如是当知魔说经律；如来方便现入天庙，诸天释梵皆悉恭敬礼侍菩萨，如是相貌为如来说。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又说如来为王太子，宫人嫖女五欲自娱，当知是为魔说经律；言彼如来现处深宫嫖女娱乐，如弃涕唾舍家学道，如是说者当知是为如来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说如来．应供．等正觉，在于祇树给孤独园，受畜钱财金银宝物奴婢，象马牛羊鸡狗猫狸狢鼠，铜铁琉璃真珠珂贝，金银宝玉珊瑚琥珀，种种杂物种种田宅，种种贩卖，畜养男女积聚谷米，如此诸物哀愍世间故皆悉受之，如是像类当知魔说。如来．应供．等正觉，哀愍一切诸众生类，住那罗林，为弥罗耆罗婆罗门及波斯匿王说言：『大王！我诸弟子受非法物，无有是处。若畜金银奴婢象马牛羊鸡狗猫狸狢鼠，铜铁琉璃金银真珠珂贝玉石珊瑚琥珀，种种杂物种种田宅种种贩卖，畜养男女积聚谷米，自熟教熟学相学呪学众鸟语，推步盈虚日月博蚀，仰观历数，学结华鬘工巧木作，学书占梦六十四术，服诸消食治唇齿药，花鬘涂身谄曲徐步，现知足相而实无厌，戏笑谈话，贪味饮食鱼肉肴饍，合诸毒药合诸香油，作诸乐器革屣伞盖，竹作织作刻画文绣，服种种药合和诸香，学造王家谈话坐起言笑宴默，学作女人华严饰具调戏语言，杂色衣服造金楼阁，入酒会处及淫女家，如是种种非法之物，或作或受或持施人；如是，大王！是诸像类我所不听。所以者何？此等非法，犹如草秽害善谷苗，我听苦治驱摈令出。』如是说者，当知是为如来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言如来不能示现入于天庙，亦复不能降伏于彼诸天人辈，亦复不能于九十六种道中出家，不能现劫成败，不学一切诸医方术，亦不能现为人仆使男女药树若王大臣，若使如来为是事者，非为如来是邪见辈；如来平等涂割处

中，无怨无爱亦非有此。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现入一切诸天神庙，于九十六种而现出家，现劫成败，入诸呪术学书之堂，现为仆使为男为女，或为药草国王大臣，现入淫舍，或为长者居士梵志贫穷男女及诸不男，周遍一切二十五有种种现化，不为彼彼之所惑乱，犹如莲华不着尘水，当知化度诸众生故，随顺世间，如是相貌，当知如来所说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言我经律世尊所说，是罪是恶是轻是重，是名僇罪，是为性罪，是为制罪，我说戒律为是真实，汝说为实，宁舍我说取汝说乎？汝谓此律世俗论耶？我此经律如来所说，九部契经已印封竟。九部印中我未曾闻有方等经一句一字片言之音，如来说经有十部耶？方等经者其部无量，当知皆是调达所作，坏一切义而作虚说。言方等经出意妄造，我所不信。」佛告迦叶：「如是说者乱我法教，诽谤如来方等契经，如是说者，当知是为魔说经律。当来之世有如是辈，各各自言我有经律，邪说经律而共诤论。有诸比丘于九部经，表知我别说此摩诃衍方等大经，有信向心，不于戒律执着邪见，不净威仪悉能舍离，于我法律清净具足，犹如满月。知一一经一一法律一一戒行，其数恒沙不可称计，真实之义种种之义皆是佛说。若言我经律无有是戒，当知是戒非佛所说，言我限数持是戒者，当知是等为犯戒人。其有经说少欲清素合于佛语，当知此义皆是摩诃衍经之所宣说。若言如来安隐济度一切众生，故说如此大乘泥洹方等经者，当知此等是我弟子。其有异者，我非彼师，不于我所出家学道，皆是邪见外道弟子。如是相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若于如来所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如来成就无量功德得空无慧，为众生说苦空非我，今已无常入于泥洹，亦不示现随顺世间；如是说者当知魔教。当知如来不可思议，无量无数功德成就为佛世尊，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是一切如截多罗树，而世尊说四不度法如截多罗树，复说一一不度犹如析石，说过人法者无间等上，是过人法未得言得故，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又多知识，若王大臣及余世人见皆恭敬，而说偈颂赞彼比丘种种功德，言是尊者，舍此身已当成佛道。比丘闻已便作是言：『汝等莫于未得果人以道果赞叹，是多欲名字佛所不许。汝等默然，莫尽形寿为我乐法之人作多欲名字，未得道果我自知之。』而彼国王及诸大臣语比丘言：『今汝尊者便为是佛举世悉闻，皆从汝学律经记论。』当知彼王及诸大臣，偈颂赞叹功德无量。然彼比丘修持梵行无所违犯，非为不度，不犯自称得过人法。复有比丘广说如来藏经，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除一阐提。时有国王及诸大臣问比丘言：『汝当作佛不作佛耶？汝等身中皆有佛性。』彼比丘言：『不知我当得作佛

不？然我身中实有佛性。』复语比丘：『汝今莫作一阐提辈，而自计数我当作佛。』比丘言：『尔！但我身中实有佛性。』然彼比丘虽作是说，非为自称得过人法，实有佛性施戒生故。复有比丘作是思惟：『我当成佛决定无疑。』作是思惟，虽未得道果其福无量，以是义故，一切比丘皆应修行是思惟法。所以者何？八十亿种不清净法从是得离，清净少欲悉得成就，如来真性由斯显现，逮得百千诸法宝藏。大悲世尊而作是说。如是相貌当知如来所说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复说言，亦无四堕。十三僧残。三十舍法。九十一堕法。众多学法。四悔过法。二不定法。七灭净法，无越比尼亦无龕罪，亦无五逆无谤经法，无一阐提，亦无犯此诸戒果报堕泥犁中，其诸比丘及与外道皆当生天。然佛世尊恐怖人故说斯戒律，若欲恣心极世乐者，当舍法服还受五欲，厌五欲已悔过修善。如来在世亦有比丘，受习五欲得生天上亦得解脱。古今有是，非我独造，犯四堕法乃至五戒，及诸一切不净律仪，受非法物皆得解脱。若作是说越比尼罪，如忉利天日月岁数，八万四千岁堕泥犁中，诸余篇罪差降转重，是诸律师虚诞妄说假称佛教是不可信。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越比尼罪最为微细，若有比丘犯此一一微细律仪，知而藏覆如龟藏六，当知是辈不可习近。如我说偈：

「若犯微细罪， 默然妄语者；
 不计于后世， 无恶而不为。」

「斯等皆是如来教诫决定之说，况犯龕罪，戒无龕细当坚固持，为佛性故。若言九部不说众生皆有佛性，又方等经亦说非我，是为诽谤九部契经。云何不起众生见耶？九部经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未所曾闻我当何取？或能自称说过人法，当知是等如言大海无种种宝，彼虽受学九部契经，方等要藏摩诃衍海种种法宝非彼境界。然佛所说法非为一切声闻缘觉，悉非其境界。见佛所说因缘相貌，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有如来性，不坏吾我寿命之相，心存中道言我身中皆有佛性我当得佛。我今但当尽诸烦恼。如是说者是我声闻，若异此者名为自称有过人法。又复说言，我已作佛我已见法住于佛地，是为自说得过人法。其不尔者，是等不久当成佛道。如是决定甚深佛教，而诸比丘于中自说得过人法，为利养故谄曲徐步现行乞食。愚痴犯戒未得道果，而言得果向人称说，普共闻知恭敬承事，转增贪着伺望供养，不修法念示现威仪取悦人意，我说是辈为自称说得过人法。复有比丘，护持正法故现求利养贪着

名声，作是思惟：『当令一切人所知识，称叹善哉恭敬承事，我当因是降伏外道诸犯戒者，光扬如来天尊之德，广宣《方等般泥洹经》开导众生，善解如来所说经律及律眷属，长养自身如来种子，速令佛性开发显现，无量结患一时除灭。』告诸众生汝等皆成如来之性。灭诸烦恼，心在护法而作是说。我说斯等为菩萨也，以护法故无有自称得过人法。越比尼罪，如忉利天数八万四千岁在泥犁中，何况龕罪。其摩诃衍有龕罪者皆当驱出，有所取者便是龕罪；人所受护塔物取如芥子，及不问主而取经卷者皆是龕罪；贼心坏塔，亦犯龕罪，悉应驱出。若王大臣有故塔寺，欲作供养为舍利故，或恭敬故立一比丘为经营主付其钱物，而彼比丘辄取自用令主呵责，是等比丘亦应驱出；正使不男及二根者皆应驱出。所以者何？越五戒故。乃至蚊子皆当慈心施以无畏，是沙门法。设有酒香亦随远离，是沙门法。正使梦中犹不妄语，是沙门法。梦中不与女人同处，是沙门法。若于梦中与共同处，虽不犯戒，如香华等令人宽纵，心起放逸，皆由昼见心随生故则有梦想，彼梦觉已亦增乱念，以食子想而行乞食。云何而令恣心得生？梦中生心应速除灭。如是相貌当知是为如来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言如来听受大人坐法，行止威仪受不言法，投岩饮毒断食杀生，系缚众生自治身体，作茂罗业呪术蛊道，旃陀罗等不男二根支节不具皆听出家；愍众生故，乳蜜绵缯珂贝皮革诸谷米等悉不服食；于诸草木作寿命想，慈悲心故；泥洹长灭；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除大人坐四种威仪，若言我听饮毒入火断食投岩残杀众生，作茂罗业呪术蛊道，乳蜜绵缯珂贝谷米作熟肉想，一切草木作寿命想，如是说者我所不听。作是说者，当知是辈外道弟子；随我所听而能行者，是我弟子。不说四大有寿命想，如是说者，当知是为佛说经律。如是比说众多无量。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善男子！如是所说是为魔所说经、佛所说经差别之相，当分别知。」

迦叶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今日始解如来甚深之说。」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当作是学，是为黠慧。」

大般泥洹经卷第四

大般泥洹经卷第五

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四谛品第十一

尔时佛告迦叶：「善男子！若使是苦名苦谛者，地狱畜生皆有苦谛。名苦谛者，谓知如来常住法身非秽食身。众生不得如来尊智，知苦故以非法为法，久远痴爱烦恼结缚，弥劫生死苦轮常转。假使如来常住二字暂经耳者，欲生天上及求解脱，必得圣果自然快乐。智者自知，皆由如来常住之音暂经耳故得此妙果，久远以来不知如来常住法故，往返无量生死苦惑，如是知苦为知苦谛。若异此者非知苦谛。苦集谛者，诸法之实，不知实故增其爱集，畜养奴婢诸非法物，非法为法而生妄取，正法则灭，以无智故长处生死轮转苦惑，当知是等为坏正法，终不得果生天解脱。不知苦集真实相故为坏正法，妄说之报亦复长夜生死苦恼，如是知者为知集谛。若异此者不名知集。苦灭谛者，若修行空一切尽灭坏如来性，若修行空名灭谛者，彼诸外道相违义者，亦修行空得灭谛耶？当知一切皆有如来常住之性，灭诸结缚烦恼永尽，显现如来常住之性，起于一心便得妙果，常乐自在名法自在王，是为修行苦灭圣谛。若复修行于如来性作空无我相，当知是辈如蛾投火。名灭谛者，是如来性，是如来实，灭除一切无量烦恼。所以者何？是如来性因故，如是知者为知如来平等灭谛。若异此者不名知灭。苦灭道者，如来法僧解脱之性，此四种法名为道谛。于四种法不知实故，长处生死无量苦惑。于生死中能勤修行，了知如来法僧解脱，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不尽不坏，起于一心得微妙果快乐自在。于此常住不空四法作非法想者，当知是辈得邪见果报。苦灭道者，于此三法作常住修者，是则名为知苦灭道谛。如是修行常住想者，当知是等是我弟子知四真谛，是为菩萨知四真谛。」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四真谛。」

大般泥洹经四倒品第十二

佛复告迦叶：「所谓颠倒，苦有乐想，如来无常灭尽泥洹，如薪尽火灭则为大苦，而作是想，如来无常，是为颠倒，乐有苦想。于如来长存作众生见，是为颠倒。于三有苦而作乐想，是亦颠倒，是为第一颠倒。无常常想颠倒，常无常想颠倒。常无常想者，如来泥洹修极空想，是为颠倒；修极空已，短寿众生便得长寿，于是修果谓常存法，名为颠倒，是名第二颠倒。非我我想

颠倒，我非我想颠倒；言一切世间有我，是为颠倒；佛说如来性是真实我，而于此义作非我修，是名第三颠倒。净不净想颠倒，不净净想颠倒；如来常住非秽食身，而肉眼者言秽食身非清净法，法僧解脱亦当灭尽，是名颠倒；诸不净身无一净想，愚痴倒惑而起净想，是名第四颠倒。如是，善男子！是名四颠倒。」

迦叶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从本来常着颠倒，而今始知如来正见。」

大般泥洹经如来性品第十三

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有我，二十五有，为有有无？」

佛告迦叶：「真实我者是如来性，当知一切众生悉有，但彼众生无量烦恼覆蔽不现。譬如贫家舍内有珍宝藏而不能知，时有一人善知宝相语贫子言：

『汝为我作，我当与汝钱财宝物。』贫子答言：『我不能去。所以者何？我先家中有珍宝藏不能舍去。』彼人复言：『汝愚痴人不知宝处，且与我作，给汝珍宝用之无尽。』便从其语。然后彼人出其宅中珍宝与之，贫人欢喜起奇特想，知彼士夫实可依怙。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各各皆有如来之性，无量烦恼覆蔽隐没不能自知；如来方便诱进开化，令知自身有如来性欢喜信受。复次，善男子！譬如母人生子尚小而便得病，药师方便为合良药，苏乳石蜜令子服之，语其母言：『慎莫与乳，令子药消然后与之。』复合苦药涂其乳上。子欲饮乳，闻苦药气即便舍去，知其药消然后洗乳令子乳之。如是，善男子！如来诱进化众生故，初为众生说一切法修无我行，修无我时灭除我见，灭我见已入于泥洹，除世俗我故说非我方便密教，然后为说如来之性，是名离世真实之我。」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人初生时智慧尚少，渐渐长大智亦随明，若有我者始终应一，以彼智慧渐渐增故，当知无我。又复我者应无生死，而有生死，当知无我。若使一切皆有如来性者应无有异，而今现有长者梵志刹利居士旃陀罗等，诸众生类种种异业受身不同，若使众生有如来性者应当同等，而今不同，故知无有如来之性。若复真实有如来性，不应杀盗作诸种种不善恶业，若当众生有如来性，聋者应听盲者应视哑者应言；若使各有如来性者，为住何所？彼和合身青黄赤白，于种种色，为住一处为遍身中？」

佛告迦叶：「譬如国王有大力士摩尼宝珠能除毒痛，系着头上与敌国共鬪，为彼所系摩尼宝珠陷入身中，血肉皮覆遂失宝珠，求觅不得便作失想。时有良医，来为治病。因语医言：『我有宝珠遂便忘失，处处求觅不知所在？当知财宝非常之物如水上泡，速生速灭虚诞如幻，如是永作失宝珠想。』良医答言：『宝珠不失莫作失想，汝因鬪时珠入身中，血肉皮覆是故不现。』彼人不信而谓医言：『血肉之中何处有珠？是虚言耳。』时彼良医即为出珠，彼得珠已方信良医所知奇特。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各各皆有如来之性，习恶知识起淫怒痴堕三恶道，乃至周遍二十五有种种受身。如来之性摩尼宝珠，没在烦恼淫怒痴疮，不知所在。于世俗我修无我想，不解如来良医方便密教，作无我想而不能知真实之我；于是如来复为方便，令灭无量烦恼炽然，开示显现如来之性。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好甜药名为上味，转轮圣王未出世时隐没不现，其诸病者皆诣药所，掘地埋筒以承药汁，或得甜味或得苦味，或得辛味或得酢味，或得鹹味或得淡味，而诸病者得此诸味，不得真实上味之药，掘地不深薄福德故。转轮圣王福德力故，出于世时便得真实上味之药。如是，善男子！如来性者多种之味，无量烦恼愚痴覆蔽，是故众生不得上味如来之性，种种行业处处受身。彼如来性无可杀害，其诸死者名为寿短，如来之性名为真寿，不断不坏乃至成佛。如来之性无害无杀唯长养身，有害有杀如诸病人作众邪业，种种报应剝利梵志，乃至生死二十五有，不得真实如来性故。复次，善男子！如人穿地求金刚宝，手执利凿凿坚土石悉能令碎，唯有金刚莫能断截；如来之性亦复如是，天魔利剑所不能伤，唯长养身受其伤坏非如来性。是故当知如来之性无害无杀，是为如来决定之教，方等契经甘露毒药。」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方等契经甘露毒药，义何所趣？」

佛告迦叶：「善男子！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或有食甘露， 而得长仙寿；
 有人服甘露， 伤寿而早夭。
 或因饮毒死， 或缘饮毒生。」

「其甘露者，是摩诃衍无碍之智；其毒药者，亦是摩诃衍无碍之智。犹如醍醐苏油石蜜，食之不消名为毒药，食之消者名为甘露。无智众生不解方等大乘密教，则于是人名为毒药。声闻缘觉住大乘法，及诸菩萨人中之雄名为甘

露，譬如乳牛虽色不同其乳一味。如是，迦叶！当知菩萨成无畏者之所归依如来法性，彼性我性皆同一味。」

于是迦叶菩萨，即说偈言：

「我今归三宝， 甚深如来性；
 自身如来藏， 佛法僧是三；
 如是归依者， 是名最上依。」

尔时世尊复为迦叶而说偈言：

「不知三宝者， 何名知归依？
 依义尚不了， 云何知佛性？
 若以归依佛， 是为最吉安；
 复有何因缘， 而复归依法？
 归依法者， 是为自心想；
 复有何因缘， 而归于众僧？
 不信归依佛， 决定真实者，
 三宝如来性， 何由能悉知？
 云何未知义， 而生豫计想？
 佛法比丘僧， 三宝之梯橙；
 犹如不怀妊， 而作生子想。
 如是思惟者， 但增其惑乱；
 如人寻空响， 离真优婆塞。
 当勤求方便， 大乘决定义；
 如来随顺说， 令汝除疑网。」

迦叶菩萨复说偈言：

「为优婆塞法， 归依于佛者；
 一切诸天神， 不生归依想。
 为优婆塞法， 归依于法者；
 不以害生法， 而为非法祠。
 为优婆塞法， 归依于僧者；
 不于众邪道， 请求良福田。
 是故归三宝， 除俗三非法；

此三归法者，亦是如来说。
我昔由此法，今得安隐处；
汝等亦当行，终归至我所。
如是平等路，汝等随行者；
疾得免众苦，轮回生死惑。
如来之性者，亦从世尊说；
我及诸众生，同此如来性。
诸佛随顺道，我等悉由之，
乃至诸魔天，亦有此甘露，
终归同诸佛，离有牟尼尊。」

尔时世尊复为迦叶重说偈言：

「汝莫如声闻，童蒙之智慧，
唯是一归依，当知非有三。
如是平等道，佛法僧一味；
为灭痴邪见，故立此三法。
汝今欲示现，随顺世间者；
应当从此教，归依于三宝。
若人归依佛，便为归依我；
归依等正觉，正觉我已得。
分别归依者，则乱如来性；
当于如来所，而作平等心。
合掌恭敬礼，则礼一切佛；
我与诸众生，为最真实依，
清净妙法身，我已具足故。
若礼舍利塔，应当敬礼我；
我与诸众生，为最真实塔，
亦是真舍利，是故应敬礼。
若归依法者，应当归依我；
清净妙法身，我已具足故。
我与诸众生，为最真实法；
若归依众僧，亦当归依我。
诸余一切众，皆佛僧所摄；
我与诸众生，为最正觉僧。」

无目众生类， 为之生道眼；
是故声闻众， 及诸缘觉僧，
如来僧悉摄， 归依最真实。」

佛告迦叶：「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念，正使不善无知积聚，应作是知我有佛性，如彼健士鬪战之时，当知我为军中之将，为一切众所依怙者。譬如王子为太子时，应当自知我为一切王子之上，当绍王位为诸王子作真实依，终不生心作下劣想。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立金刚志超彼三法，如彼王子成就无畏，于三法中离种种想，如来最上犹如顶相最为第一，非佛非法非比丘僧，种种差别如梯橙也。为世间依度世间故，于真实法示现种种，而为三法诱化童蒙无知众生，令入大乘深利智慧。」

迦叶菩萨复说偈言：

「知此真实义， 而问于如来；
欲显发菩萨， 勇猛离垢故。
善哉世尊说， 菩萨之所行；
大乘深利智， 如练金刚慧。
善哉世尊说， 安立诸菩萨；
如来善显示， 我今亦当然。
一切众生类， 悉应自观察；
自身如来藏， 皆是三归依。
一切众生类， 信受此经者；
若已离烦恼， 及诸未离欲，
皆当归自身， 如来微妙藏。
唯是正归依， 无二亦无三；
所以然者何？ 世尊广分别。
各各自身有， 如来微妙藏；
以知此义故， 不复归于三。
我已为一切， 世间真实依；
法及比丘僧， 一切摄受故。
声闻辟支佛， 皆悉当敬礼；
以是诸菩萨， 正向大乘道。
如是如来性， 为不可思议；
具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故。」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其诸菩萨应如是学甚深利智。复次，善男子！我当更说入如来藏。」即说偈言：

「有我长存者， 终不经苦患；
若使无我者， 空为修梵行。
一切法无我， 是名断灭教；
言我长存者， 则为计常说。
一切法无常， 是则为断说；
一切法常者， 是则为常说。
一切法是苦， 是则断灭说；
一切法是乐， 是则计常说。
一切修常想， 是疾得断说；
一切修无常， 是疾得常想。
譬如拆楼虫， 得一速望二；
如是修常者， 是速得断灭。
若修断灭者， 亦疾得常想；
如是所说喻， 得一更求余。
异法修苦者， 则说不善分；
异法修乐者， 是则说善分。
异法修无我， 无量诸烦恼；
异法修常存， 佛性及涅槃。
异法修无常， 则身不坚固；
异法修常者， 如来等三宝，
及平等解脱， 是诸法真实。
如来之所说， 不同于彼喻；
当知除二边， 处中而说法。
计常及断灭， 是见二俱离；
世间凡愚辈， 于佛说迷惑。
喻如羸病人， 顿服苏迷乱，
有无增其患； 譬如重病人，
四大互增损， 而不等和合。
痰癰增不息， 风种起烧然；
风癰已违净， 涎唾亦复增。
如是不和合， 举体发狂乱；
良医善方疗， 随顺安四种；

除灭一切病，
如四大毒蛇，
良医善方疗，
其平等性者，
得闻如来性，
常住不变易，
凡愚而妄说，
如来为众生，
凡愚不能了，
慧者了真谛，
能知我身中，
闻我为众生，
凡愚谓我身，
慧者能谛了，
能知我身有，
闻我为众生，
凡愚谓佛法，
智者能谛了，
不惑于清静，
闻佛为众生，
愚夫不能知，
慧者能谛了，
知如来法身，
闻我为众生，
愚夫谓佛身，
慧者能谛了，
如来人师子，
我为众生说，
凡愚不能知，
慧者能谛了，
解脱真实法，
缘诸行生识，
慧者知行缘，
十善及十恶，

悦乐全身强。
无量烦恼患；
平等性安隐。
是名如来藏，
离于一切界。
有无等不着；
不了微密教。
方便说身苦；
谓我身断灭。
不总一切受；
有安乐种子。
方便说无常；
如陶家坏器。
不总一切受；
微妙法身种。
方便说非我；
一切无我所。
非尽假名说；
如来真法性。
方便说空教；
谓悉言语断。
不总一切受；
长存不变易。
方便说解脱；
解脱悉磨灭。
不悉往来断；
自在独游步。
无明缘诸行；
谓是为二法。
明非明虽异；
则无有二相。
凡愚谓为二；
虽二而不二。
凡愚随二相；

慧者能谛了，	虽二而不二。
有罪及无罪，	凡愚谓为二；
慧者能谛了，	自性则不二。
清净不净相，	凡愚谓为二；
慧者能谛了，	自性则不二。
作者及不作，	说一切诸法；
凡愚不能知，	谓为是二法；
慧者能谛了，	自性则不二。
说一切诸法，	为苦及乐分；
凡愚不能知，	谓为是二法；
慧者能谛了，	自性则不二。
我为众生说，	一切行无常；
凡愚不能知，	总修如来性；
慧者能谛了，	自性则不二。
我为众生说，	一切法无我；
凡愚不能知，	谓佛说无我；
慧者了自性，	我非我无二。
无量无数佛，	说是如来藏；
我亦说一切，	功德积聚经；
我非我不二，	汝等善受持。

「善男子！当忆念一切功德聚经，我说《般若波罗蜜大经》不二，彼如是说我非我不二，譬如从乳出酪、从酪出生苏、从生苏出熟苏、从熟苏出醍醐，为始终是一，为从余处来？若即是一者即作本事，若乳即为酪者。然今乳时而无酪相，如是因缘展转相生，非已有故而言展转，若余处来者，彼在何处住？当于乳时不见酪等从余处来，彼一切分皆有醍醐自性，但诸过覆故异分现。牛食过故乳则血气，牛食甘草乳则甜香，牛食苦草乳有苦味，于雪山下有甘泽草，牛食是草出成醍醐不作余色。当如牛食种种味草，则有种种异色，明及无明不二之法，亦复如是。行业过故明非明转，一切善法及不善法皆无有二，是故当知，如来之性如彼醍醐，自性清净烦恼过故，有异相现。譬如人言大海水鹹，非为一切其水悉鹹，其中亦有八味之水。譬如雪山多诸毒草，而彼雪山先有良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四大和合譬如毒蛇，然此身中先有佛性，如彼良药，其如来性始终常有非作所作，但无量烦恼中间竞起，凡诸众生欲求佛者，当除无量烦恼结患。譬如春月兴大云雷而未降雨，草木华果皆未萌芽，夏时大雨一切扶疏；如来之性亦复如是，无量烦恼结患

所覆，虽闻契经及诸三昧，犹故不知如来之性，以不知故而起于我及非我想。大般泥洹方等契经，密教法藏闻于世间，众生闻已如来之性，皆悉萌芽能长养大义，是故名为大般泥洹。如是，善男子！其有众生学此方等般泥洹者，名为毕报如来之恩。」

迦叶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如来之性于诸声闻及辟支佛，甚为难见难得之宝。」

佛告迦叶：「如是！如是！善男子！我亦常说甚为难见。譬如有人肤翳覆眼不见五色，就彼良医为治其目，翳便为除少分肌肉，而以一物示之令见，彼视惑乱谓二谓三，久久谛视髣髴见之。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訶萨净治地道成就十住，于自身中观察如来真实之性，犹为无我轮之所惑，况复声闻及辟支佛而能知之。当知，善男子！如来之性难见如是。又有人仰观飞鸟，远则不识为是为非，极明其目髣髴识之；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犹生感想久乃髣髴，况复声闻及辟支佛。又复如人痰癢增故，迷于诸方欲有所至，心心相续专念记识犹失径路；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专心方便犹有惑乱，况复声闻及辟支佛。复次，如人远行旷野热渴所乱，远见野马或谓为水，或谓林树或言聚落；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复次，譬如有人登高临下远观佛塔，或作水想或谓虚空或谓屋舍，或谓野马山石草树，方便谛观乃知是塔；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犹生感想，方便极视乃知真实。复次，如人船行大海，远见城郭而生感想，或谓虚空或言物像；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复次，譬如王子竟夜观伎，至日光现见人生惑亲作他想；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复次，譬如大臣往诣王所咨详王事，夜闇还家于电光中，若见白牛而生感想，或谓屋舍或谓丘冢；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复次，譬如持戒比丘自漉净水，复重谛视若见微毫，或谓为虫或谓尘末；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复次，如人观高山顶，若有行人或谓禽兽；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如人目患夜闇观画，或谓人像或谓神像，或谓佛像或谓释梵诸菩萨像；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感想。如是，善男子！如来之性甚深难见唯佛境界，非诸声闻及辟支佛所能知见。如是，善男子！如来教法，慧者所知，应当信受。」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如来之性甚深微妙，诸肉眼者云何得见？」

佛告迦叶：「譬如非想非非想天，唯佛境界，一切声闻及辟支佛云何能见？但彼随顺如来契经，信心方便然后等观。如是，善男子！一切声闻及辟支佛，当于《方等般泥洹经》而生信心，知其自身有如来性，是故当知如来之性唯佛境界，非诸声闻及辟支佛。」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众生皆言有我。此义云何？」

佛告迦叶：「譬如一时二人为友，一是王子，一贫穷人，结好往来。其王子者有调伏咒，贫人见之，彼于后时共至他国，于一客舍暮共止宿，而彼贫者于梦中言：『咒来咒来。』声彻于外。时有人闻将至王所，以其所闻具白国王。王即问言：『何处有咒？』时彼贫人便白王言：『我无咒也，善知识有，我曾见之。』王即复问：『其状云何？』复白王言：『其角似羊。』作是语已王语贫人：『汝自还去，何处有咒？彼亦无有为虚说耳。』而咒似羊传于天下。如是不久其王命终，太子即位亦访求咒而不能得。次后其子续立为王，亦复如是求咒不得，展转相传恒于咒上而作羊想。如是菩萨摩訶萨出于世时，为众生说真实之我，其无知者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知其真便妄想说，我如寸灯在于心中，种种众生我人寿命，如彼梦说展转相承皆起邪见，计有吾我求吾我性，不得实我作无我说，而诸世间一切众生常作妄想计有吾我及无我想。如是，善男子！我说如来之性最为真实，若世间说我随顺法者，当知是则为离世俗，当知皆是菩萨变化现同俗说。」

大般泥洹经文字品第十四

佛复告迦叶：「一切言说呪术记论，如来所说为一切本。」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其义云何？」

佛告迦叶：「初现半字为一切本，一切呪术言语所持真实法聚，童蒙众生从此字本学通诸法，是法非法知其差别，是故如来化现字本不为非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字本？」

佛告迦叶：「初十四音名为字本，是十四音常为一切不尽之本。不尽有何义？不破坏义、不漏义、如来义、名不尽义。如来法身金刚不坏，故名不坏。如来无有九道诸漏，故名不漏。如来常住，故说不尽无作之义。初短阿者吉义，吉者三宝义。次长阿者现圣智义，其名圣者离世间数，清净少欲能度一切三有之海，故名为圣。圣者正也，能正法度行处律仪及世间法度，是

其义也。复次，阿者，有所长养皆依于圣，一切真实正行之本，孝养二亲皆依是知，晓了正法住摩诃衍。善男子、善女人、持戒比丘及菩萨，如是所行皆名依圣。又复，阿者，世界言语法之所依，如言善男子阿伽车，如言男子莫作阿那遮遯，是故阿者亦是世间言语所依。

「短伊者，此也，言此法者是如来法，梵行离垢清淨，犹如满月显此法故，诸佛世尊而现此名。又复，伊者，言此是义此非义，此是魔说此是佛说，依是分别故名为此。其长伊者，名为自在，名大自在，自在梵王能于如来难得之教，以自在力护持正法，以是之故名为自在。又复，伊者，于此自在《大乘方等般泥洹经》自在摄持，令此教法自在炽然，令余众生自在受学此方等经。又复，伊者自在，方等能除伊者嫉妬邪见，如治田苗去诸秽草，如是等比，是故如来说伊自在。

「短忧者，上也，于此契经说最上义，其诸声闻及辟支佛，所未曾闻一句一字片言历耳，譬如诸方，鬻单越为福德之上，大乘方等亦复如是，一言历耳，当知是等人中之上为菩萨也，是故如来说此忧字。长忧者，如香牛乳，其乳香味是大乘经最为上味，广说如来真实之性，非法懦弱皆悉消灭。又复，忧者，名为大忧，于如来藏慧命根断着无我说，当知是等名为大忧，是故说忧。

「咽者，是也，言是佛法，如来泥洹，亦说是法。咽者，如来也，有来去义，以是故说如来如去。乌者，下也，下贱烦恼悉除灭已名为如来，是故说乌。炮者，是摩诃衍，于十四音炮为究竟，是故说名为摩诃衍。于一切论为究竟论，是故说炮。安者，一切也，如来教法离于一切钱财宝物。安者，遮义，一阐提义。最后阿者，尽也，一切契经摩诃衍者，最为穷尽。

「迦者，一切众生如一子想，于诸一切皆起悲心，是故说迦。哇者，掘也，发掘如来甚深法藏，智慧深入无有坚固，是故说哇。伽者，藏也，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是故说伽。重音伽者，吼也，常师子吼说如来常住。俄者，脆也，一切诸行速起速灭，故说为俄。

「遮者，行也，成就众生故名为遮。车者，照耀，如来常住之性，是故说车。阁者，生也，生诸解脱非如生死危脆之生，是故说阁。重音阁者，烧也，一切烦恼烧令速灭，故说为阁。若者，智也，知法真实是故说若。

「咤者，示也，于阎浮提现不具足，而彼如来法身常住，是故说咤。咤者，示满足也，平等满足是故说咤。茶者，轻仙不没，是故说茶。重音茶者，不知惭耻，重恩不报是故说茶。拏者，不正可如诸外道，是故说拏。

「多者，遮一切有令不相续是故说多。他者，无知也，如蚕虫作茧，是故说他。陀者，于摩诃衍欢喜方便，是故说陀。重音陀者，持也，护持三宝如须弥山不令沉没，是故说陀。那者，如城门侧因陀罗幢，竖立三宝，是故说那。

「波者，起颠倒想，三宝沉没而自迷乱，是故说波。颇者，世界成败持戒成败自己成败，是故说颇。婆者，力也，如诸如来无量神力非但十力，是故说婆。重音婆者，能檐正法为菩萨道，是故说婆。摩者，限也，入菩萨法限自强其志为众重檐，是故说摩。

「耶者，习行菩萨四种功德，是故说耶。罗者，灭淫怒痴入真实法，是故说罗。轻音罗者，不受声闻辟支佛乘受学大乘，是故说罗。和者，一切世间呪术制作，菩萨悉说，是故说知。

「除者，三种毒刺皆悉已拔，是故说除。沙者，满义，悉能闻受方等契经，是故说沙。娑者，竖立正法，是故说娑。呵者，惊声也，怪哉诸行悉皆究竟，怪哉如来而般泥洹离诸喜乐，是故说呵。罗(来雅反)者，魔也，天魔亿千无能破坏如来正僧，随顺世间而现有坏，又复随顺世间现为父母诸宗亲等，是故说罗(来雅反)。

「厘厘楼楼，此四字者，长养四义佛及法僧，示现有对随顺世间，示现有对如调达坏僧，僧实不坏如来方便示现坏僧，化作是像为结戒故，若知如来方便义者，不应恐怖，当知是名随顺世间，是故说此最后四字。

「吸气之声、舌根之声、随鼻之声，超声长声，以斯等义和合此字，如此诸字和顺诸声入众言音，皆因舌齿而有差别。因斯字故，无量诸患积聚之身，阴界诸入因缘和合，休息寂灭入如来性，佛性显现究竟成就，是故半字名为一切诸字之本。若观法实及如来解脱，亦无文字言语之相，字相味相皆悉远离，是故一切远离名为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因是半字能起诸法，而无诸法因字之想，是名善解文字之义。若异是者，不解文字分别诸法是法非法，如来之性三宝解脱，而不能知是经非经、是律非律、魔说佛说，悉不能

知，我说是等不知字故。是故，善男子！汝等应当善学半字，亦当入彼解文字数。」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我当善学斯等半字。今我，世尊！始为佛子得最上师，我今始入学书之堂。」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乐修正法应当如是。」

大般泥洹经鸟喻品第十五

佛复告迦叶：「鴈鹤舍利鸟者，所谓种种无常苦空非我等法，如众鴈鹤舍利之鸟。」

迦叶白佛：「此义云何？」

佛告迦叶：「有法无常有法是常，有法是苦有法是乐，有法是我有法非我。譬如田夫种植五谷及诸果树，从其萌芽乃至华叶，其人恒作非常之想，至其成熟收其果实，得受用时而生常想。所以者何？真实现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五谷之常，与如来同不磨灭耶？」

佛告迦叶：「犹以如来喻须弥山，其须弥山世界败时岂不坏耶？善男子！莫于譬喻而生是问，一切诸法悉归磨灭，唯有泥洹是常法耳，随世言说以彼为喻。」

迦叶菩萨白佛言：「唯然，世尊！善哉斯说。」

佛告迦叶：「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修诸三昧，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诸众生等修无常想。闻此经已，若善男子、善女人，所怀烦恼疑结永离，晓了常法。所以者何？各于自身如来之性，得显现故。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销镕其金，至器未成作非常想，宝器成已常得受用。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修诸三昧，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其诸众生修无常想。闻此经已，所怀烦恼疑结永离，晓了常法。所以者何？各于自身如来之性，得显现故。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种甘蔗胡麻乃至未熟，常作种种诸味之想，麻油石蜜成已乃知真味。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修诸三昧，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其诸众生修无常想。闻此经已，所怀烦恼疑结永离，晓了常法。所以者何？各于自身如来之性，得显现故。譬如百川皆

归于海，如是一切契经及诸三昧，悉归《方等般泥洹经》。所以者何？如来之性究竟说故，是故我说有法无常有法是常，如舍利鸟。忧悲剑刺如来已断，而于此论多有疑者，然其如来现有忧悲，非如人天及余众生之忧悲也。如非想处云何有想？若无有想不应有寿，有寿无想，何有想阴界入之名？又如林树皆有神依，若神依树，为依根茎为依枝条？如是诸处悉皆不现，为依何住？如是如来教法甚深，当知如来现有忧悲，于罗睺罗而起慈心，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唯佛与佛乃知此义，斯等皆是诸佛之法，尚无心意何有忧悲？忧悲若无教法相违，如一子想是则空言，说一切法皆不可信；但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诸佛教法亦不可思议，如来佛法不可思议，是为真实。譬如虚空不可于中造立宫室，而诸幻士能于中造，凡愚见已而作是念：『云何空中而得安立如心意转？』如是所说尚无心意何有忧悲？忧悲若无，罗睺罗喻是则不实，如虚空中如来忧悲则不可得。如其幻化随心意转，如来则有忧悲之想，闻般泥洹而作是念：『何有忧悲？』闻其转者常有忧悲，是故如来常住，若无常者无有忧悲，而今如来非是无常，如来忧悲及无忧悲悉不能知。下者知下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下不知其上，唯有上者一切悉知；其诸声闻及辟支佛各各自知，而不能知如来境界，如来悉知是故名为离诸障碍。譬如幻士种种现化，如来亦然，种种示现随顺世间，能知是者名为黠慧。肉眼凡夫无想之想非其境界，而于如来作忧无忧想，是故我说，有法是我有法非我如舍利鸟。复次，善男子！譬如鴈鹤及舍利鸟，于夏月雨时江河漫溢，选择高处而安其子然后游行。如是如来出兴于世，化无量众令入正法，为受化者方便说法，或说苦法或说乐法，有为诸行是名为苦，泥洹极乐离有为行说名为乐。」

迦叶白佛：「其义云何？」

佛告迦叶：「所谓如如。」

迦叶白佛：「云何众生得泥洹乐？」

佛言：「迦叶！如我先说一切诸行无生老死，所谓：

「若无放逸，	是处不死；	若其放逸，
是为死径。	无放逸者，	得不死处；
若放逸者，	常处生死。	

「若放逸者是有为行，彼有为行则为苦法，非泥洹者是为死处。若作放逸是名作行，当知是行则为大苦。不趣泥洹是为死径，无放逸者是不作行，虽复作行亦不生死，是名金刚不坏之身。其世俗者是名放逸，离世俗者是无放逸，离生老死泥洹快乐，是故如来有说苦法有说乐法、有说非我有说是我，如鸟飞空不见其迹，无有天眼烦恼未断，不自见身如来之性，是故我说有法无我，为烦恼故说微密教，其诸众生无有天眼而计吾我，无量烦恼造有为行，故为彼说诸法无常，是故我说有法无常。」

「犹如明目住山顶， 谛了其地愚夫等；
如来道眼升慧台， 无忧忧念群生类。」

「如是无量烦恼悉灭，名住山顶，观其无量烦恼炽然，下劣众生谁为登慧台？何名为无忧？若无忧者，云何名为忧念世间？若泥洹灭尽，何有观愚者？若使如来泥洹灭尽，云何能升智慧高台？若当泥洹，云何山顶能观其下？智慧台者，谓灭尽泥洹无忧忧念者，谓是如来忧念世间无量群生。山顶者，谓解脱；住者行人；地者有为行；愚者无巧方便说；谛了者正觉也；如来者，忧苦永离是常法故，以自离忧见被利刺，忧恼众生为之生忧，若使如来永离忧者不名正觉，随彼众生应受化者，如来等正觉即为彼现，是故当知如来常住，种种示现犹如鴈鹤舍利之鸟。」

大般泥洹经月喻品第十六

佛复告迦叶：「善男子！如月不现，人谓为没，一切人民皆作没想。于余方现，余方人民皆谓月出，然其彼月不没不出，因须弥山故现有出没。如是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千世界或阎浮提，依因父母现生为子，阎浮提人皆作生想；又阎浮提现般泥洹，而此众生皆作灭想，其实如来不生不灭。」

「复次，善男子！如月余方现满，彼方众生皆作满想；此阎浮提现有初生，此方人民作初生想；渐渐增长乃至月满便作满想，然其彼月不增不减，因须弥山现有增减；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或于阎浮提现有泥洹，而诸众生皆作灭想；或于阎浮提示现出生，犹如初月；阎浮提人作婴儿想如月三日；现行游步如月四日；现行学书如月八日；现行出家乃至月满，现大光明破坏无量众魔，闇冥现般泥洹。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犹如明月列宿围遶而不现，阎浮提人或作生想或作灭想，其实如来不增不减常如满月，是故当知如来常住。」

「复次，善男子！犹如明月一切皆见，处处城邑聚落山泽，随器大小是诸水中一切悉现；若人游行百千由旬而月常随，彼诸人等而作是想：『为是本月随我而来？为是异月？』愚人见月犹如镜面，中人见月犹如车轮，上人见月圆五由旬，及余众生随力所见；如来明月亦复如是，一切悉见，而诸众生各作是念，谓佛世尊哀愍我故在我舍住。及畜生道亦复如是，聋盲瘖哑及诸癱残，各谓如来为己像类，种种语种种书种种身，皆作是念：『诸佛如来唯作我语我书我身我食。』又作异想，或谓声闻或谓缘觉，或谓种种异道出家，或谓如来为我兴世，然其如来法身真实无有变异，为众生故以方便身，现种种相如良药树；如来亦然，为众生故现百千变随顺世间，是故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如罗睺阿修罗捉日月时，其诸众生谓彼蚀月，彼舍月已谓为吐月，彼障月光世间不现便作蚀想，彼舍月已世间还现谓为吐月，然其彼月若隐若显实无增损；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如彼调达伤坏佛身，作无间业等乃至一阐提辈，皆为当来诸众生故，现伤佛身坏法破僧，如来法身实无伤坏，正使天魔亿百千数，亦不能得断法坏僧，是故如来法身真实无有损坏，现损坏相随顺世间。譬如二人共鬪随其伤坏量罪轻重，诸佛如来亦复如是，现伤坏相表无间罪为制法律以戒将来。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教其子，令学医方识诸药草，根茎华叶香味色像悉令晓了，命终之后其子续立善知医法；诸佛如来亦复如是，种种变化疗治众生，现五逆罪谤毁经法，乃至一阐提辈皆悉化现，为当来故，般泥洹后令诸比丘随顺经律，如如来说，知罪轻重以自戒慎。

「复次，善男子！如人间月六月一食，而上诸天日见月食，或复见月须臾而食。所以者何？天日月长人间短故。诸佛如来亦复如是，或谓长寿如六月食者，及至须臾般泥洹者，为烦恼魔·阴魔·死魔·自在天魔，亿百千种所不能坏，现无量生随顺世间，如来之寿实无有量，是故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月一切众生皆悉爱乐，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乐法众生悉皆爱乐。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时变春夏冬异，冬日则短春日处中夏日极长，如来·应供·等正觉日亦复如是，现三种寿，为诸众生声闻缘觉现短寿相，斯等见已心则悲叹：『一何怪哉如来短寿。』为诸菩萨现其中寿，若至一劫若过一劫；唯佛观佛其寿无量。

「复次，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现世间雨大法雨，于当来世其有众生，以此正法摩诃衍品开示世间，当知是等为真菩萨。犹如夏雨犹如冬日，多有冷患令人损寿；声闻缘觉闻佛方便微密之教，为其示现短寿之报，犹如冬日；诸菩萨等成微妙慧，而为彼现如来常法，喻如春日。如是如来随顺世间现三时寿。譬如众星昼日不现其实不没，如是如来与诸声闻及辟支佛，俱出于世俱现泥洹，非独一切声闻缘觉有无常也，当知亦是常住之法如昼星也。」

「复次，善男子！犹如天阴日月不现，愚夫谓言日月没失，如来正法灭尽之时三宝现没亦复如是，非为永灭；当知如来是常存法，亦不变易亦不磨灭，非彼诸过所能染污。」

「复次，善男子！只如斗星月尽后夜明闇中间暂现光明，众人见已寻即还灭，人谓其灭而实不灭；如是，善男子！如来正法灭尽之时，诸辟支佛出兴于世，开示教化无量众生，立于正法寻即灭度，其实长存而不永灭，但诸众生不能悉见。」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众冥悉除；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出兴于世！其有闻者，无间罪业无量积聚皆悉消灭。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妙之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来是常住法、正法无尽、僧宝不灭，当勤方便修学此经，我说此人为近佛地。」

大般泥洹经卷第五

大般泥洹经卷第六

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

问菩萨品第十七

迦叶菩萨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摩诃萨？」

佛告迦叶：「已发意者及未发意，是等一切悉为菩萨。善男子！譬如冬日苏油凝结无有津泽，如是修习一切契经诸余三昧，发心望果而求菩提，是辈名

为未发道意，不能速成菩萨之道。所以者何？无勤方便如冬日故。又善男子！如春时日其热猛烈，一切苏油悉皆津泽，其余冰结一切镕销，湖池诸水亦复消竭；如是，迦叶！若善男子善女人内道外道，若有至心及名闻利养，听此《方等大般泥洹》戢心厉耳，有发菩提未发心者，如斯之等一切身中悉皆津泽为菩提因，是故我说是善男子、善女人悉为菩萨。如是《方等般泥洹经》，功德积聚觉慧无尽，是故我说名为春泽。所以者何？开发如来常住法故。复次，善男子！譬如日月光明照耀，诸余光明悉不复现，如是《大乘般泥洹经》光明照耀，诸余契经及诸三昧，功德光明悉不复现。是故，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方等大般泥洹》，虽未能发无上道心，泥洹日光已入身中为菩提因，是故名为大般泥洹。」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必有菩提因缘入身中者，以何等故，世尊说犯四堕法、作无间罪、诽谤经法及一阐提，于正法中作毒刺耶？如佛所言，若未发意有菩提因者，有何差别？彼四种人应无恶罪。」

佛告迦叶：「除一阐提，诸余众生其有闻此《大般泥洹》方等契经，为菩提因者，当知是等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故，得闻此经，其余诸罪无能为也。所以者何？此摩诃衍大方便力，开发一切如来性故。」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未发心者，无有乐向闻则背舍。何由得为菩提之因？」

佛告迦叶：「未发意者，虽不乐向而背舍去，犹忆此经心不忘失，卧则梦中见大鬼神现恐怖相：『咄，善男子！当念菩提，若不乐向我当杀汝。』彼即惊怖便念菩提，乃至觉已心犹续念。又复彼人命终之后堕泥犁中，见其罪报亦复忆念，堕饿鬼中及生天上亦皆忆念，于彼能发菩提之心，于此《大乘般泥洹经》，不乐之心从是永灭，如是则为菩提之因，如是为因如是为缘即立菩提。」

「复次，善男子！如虚空中兴大云雨雨于大地，枯木山石及诸高源，其水不住流澍下田陂池悉满，众生受用此摩诃衍大乘法雨，雨一阐提如雨木石高源之地，不受菩提因缘津泽。」

「复次，善男子！譬如种子熬令干焦，虽复时雨百千万劫不能令生，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此《方等般泥洹经》，虽百千劫闻，终不能发菩提萌芽。所以者何？如焦谷种善根灭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着浊水中水即澄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着诸众生五无间罪、犯四堕法浊水之中，犹可澄清发菩提心，投一阐提淤泥之中，百千万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因。所以者何？无善根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药树名曰药王无所不治，根茎华叶若汁若香，或有人服或复涂身或但闻香，意乐不乐其病悉除，唯除必死之病不能令差。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切众生恶业重病悉能疗治，若四堕法、无间罪业，及诸外道不乐菩提，闻斯方等一经耳者为菩提因。所以者何？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切诸恶无不治故，唯除一阐提。所以者何？无菩提因故。犹如人身有伤坏处，茛药得行除众疾病，若不伤坏茛药不行，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不可伤坏受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刚能坏众宝，而力不能坏白羊角；是《摩诃衍般泥洹经》，成就一切诸恶之法，皆能破坏立菩提因，唯不能破一阐提恶起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譬如诸树断其枝干寻生如故，如是众生作诸罪业，闻《摩诃衍般泥洹经》生菩提因，如多罗树断则不生，一阐提辈亦复如是，终不能生菩提柯叶。

「复次，善男子！譬如空中兴大云雨，而彼雨滞不住空中，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普雨法雨，于一阐提雨则不住。

「不修真实亦不来， 彼究竟处莫能见；
谓彼诸恶不善业， 则为世间大鄙陋。

「其善修者谓修菩提，不来者，若自不修终不自得；真实者微密胜业，如是胜业于谁不来？谓一阐提；永离善心名一阐提。诸增上慢一阐提辈以何为本？诽谤经法不善之业以是为本，诽谤经法凶逆暴害，当知是等智者所畏。譬如险道多诸盗贼，暴慢愚夫不知恐惧，肆意直往为贼所害，大力法王游行此路无有恐惧。不见究竟处者，永不见彼一阐提辈究竟恶业，亦不见彼无量生死究竟之处，我略说彼诸恶积聚，若具闻者甚可怖畏。假令一切众生一时发意成无上道，此诸正觉犹不见彼一阐提辈诸恶究竟，成正觉时复于何等不见究竟，一切众生破坏生死皆成佛道，不见诸佛无余泥洹。无常灭尽如灯火

灭，谓彼诸恶业世间大鄙陋者，一阐提辈永离菩提因缘功德，斯等名为世间鄙陋，于此大乘最后觉悟得为佛名，是亦鄙陋。诸佛法尔。

「已作恶业者， 如萨阇奶酪；
愚者轻被烧， 如灰覆火上。

「有似阿罗汉一阐提而行恶业，似一阐提阿罗汉而行慈心。有似阿罗汉一阐提者，是诸众生诽谤方等；似一阐提阿罗汉者，毁谤声闻广说方等，语众生言：『我与汝等俱是菩萨。所以者何？一切皆有如来性故。』然彼众生谓一阐提，而言：『如来授我等决，汝亦如是。我与汝等皆当俱离无量烦恼众魔恶业如坏水瓶，于此契经必成菩提勿复生疑。譬如烈士奉王使令，至他国中称叹王德，宁失身命要不移易，我等今日亦复如是，如来记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等要当不惜身命，于凡愚中广说此经。』是名似一阐提摩诃萨也。若阿练若愚痴无智，状似阿罗汉而诽谤方等，愚騃凡夫谓真阿罗汉谓是大士，是恶比丘示现空闲阿练若处，而自处置似真阿罗汉，于阿练若行永不随顺，而作异说起四因缘，言方等经皆是魔说，言摩诃衍者是诸黠慧正法刺剑，诸佛世尊皆当无常而说常住，当知是为毁灭正法破僧之相，作是说者名一阐提。是故说言：

「已作恶业者， 如萨阇奶酪；
愚者轻被烧， 如灰覆火上。

「如是，善男子！当知《方等般泥洹经》，诸佛如来决定之说。摩诃衍者，最为无上如摩尼珠明净离垢。复次，善男子！譬如莲华日光照已无不开敷，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阐经耳，若未发意不乐菩提，是等必为菩提之因。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绝，斯由诽谤作大恶业，如彼蚕虫绵网自缠而无出处。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如来性不能开发起菩提因，乃至一切极生死际。

「复次，善男子！如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生淤泥中，而不为彼淤泥所污，若有众生修《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不为烦恼之所污染。所以者何？如来之性不染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国土清凉风起，一切众生身诸毛孔，遇斯风者热恼悉除。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甘露法味，一切众生无不蒙润发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解八种术，一切诸病皆悉能治，唯除阿萨阇病。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及诸三昧，能治一切淫怒痴等诸烦恼病，而不能治犯四重禁、无间罪业。善男子！复有良医过八种术，一切众生诸有疾病，命行未尽悉能疗治，唯命行尽不能令差。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诸烦恼患，乃至不乐菩提未发心者，悉皆能治令发菩提，唯除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盲人不见五色，良医能治令目开明，唯不能疗彼生盲者；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众生声闻缘觉，不乐菩提未发心者，悉皆疗治令开慧眼发菩提心，唯除生盲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过八种术，一切众生有疾病者，书其呪术着于身上，能令诸病悉得除愈；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诸烦恼患，不乐菩提未发意者，及四重禁、无间罪业，皆能除灭安立菩提。」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无间罪，如截多罗树，及不乐菩提未发心者，云何能令发菩提因？」

佛告迦叶：「是诸众生若于梦中若命终时，堕泥犁中而生悔心：『哀哉我等毁犯正法自招此罪。』而生誓心，于此得免生余处者，在在处处要当发心为菩萨道，是《摩诃衍般泥洹经》威神力故，是等众生生天人中，必得发心为菩提因，是故我说犯四重禁及无间业，皆得发心为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合和诸药名阿伽陀，如此良药在所著处，一切诸毒皆悉消歇，唯除一种增上毒蛇，不能消伏。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憍慢四种毒蛇，犯四重禁及无间业，不乐菩提未发意者，皆悉安立于菩提道。所以者何？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最为无上第一良药故，唯除增上毒蛇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合和诸药以涂其鼓，若有众生鬪战被疮，闻彼鼓声一切悉愈，唯除命尽必应死者。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法鼓音声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音声，淫怒痴箭不乐菩提未发意者，犯四堕法及无间罪一切除愈，唯除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夜闇阎浮提人，一切家业皆悉休废，日光出已其诸人民得修家事，如是众生闻诸契经及诸三昧，犹如夜闇，闻此《大乘般泥洹

经》微密之教，犹如日出见诸正法，如彼田夫遇夏时雨。摩诃衍经无量众生皆悉受决现如来性，八千声闻于《法华经》得受记别，唯除冬冰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犹如有人为非人所持若被恶毒，而得良医，或遣呪术或遣呪药彼患即消。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若比丘比丘尼乃至外道，在在处处若书经卷为人演说，其有众生若读若闻，斯等皆为菩提之因，不乐菩提未发道意，及四重禁、五无间罪，诸邪恶毒皆悉消灭，唯除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犹如大王身中有虫密食其肉，而王未觉，时有良医知其病相，语彼王言：『身中有患应疾治之。』时王不信不欲令治，其师畏怖不敢与药，密加呪术令虫自落，王见病已乃信师语厚相待遇；诸众生等亦复如是，闻《摩诃衍般泥洹经》，不乐菩提及未发意，诸佛菩萨方便为说，虽不即受，而于梦中若命终时，便自觉悟发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教其子学八种术，上要秘方隐而未授，知八种术善通达已，然后悉教上要秘方；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教法王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先学灭除无量烦恼，于身修习不坚固想，众苦积聚无常变坏空无我所，又复教学九部契经令善通利，然后教学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令知众生有如来性是常住法，悉发无上菩提之因，除一阐提。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当知此经无上之术良医秘要。

「复次，善男子！譬如船师乘船度人，到彼岸已还度余人，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乘摩诃衍般泥洹船，随彼众生应受化者而济度之，般泥洹已复于余处度诸众生，是故如来名大船师，是故如来为常住法，为度人故现有出没。

「复次，善男子！如人乘船欲度大海，若得利风速到彼岸，若不得风，或经年岁或能溺死，如是众生得摩诃衍般泥洹风，速度生死到菩提岸，若不得者永溺生死轮回苦海。

「复次，善男子！如人入海遇值波浪，计无济理端坐待死，忽遇风王吹到一国不觉闍至，欣庆无量生奇特想，如是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为大风王，众生不知而不乐向发菩提心，般泥洹风密吹令至菩提境界，方知真实生奇特想。

「复次，善男子！如蛇脱皮更游余处而实不死；如是，善男子！如来泥洹舍彼故身如脱皮去，是故如来名为善逝，舍毒药树方便之身，或复于余阎浮提方便现化；是故，善男子！当知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得好真金，随意能造诸庄严具种种器服，诸佛如来亦复如是，随彼受化于二十五有，悉能现身而度脱之，是故如来名无量身，亦名常住。

「复次，善男子！如庵罗树及阎浮树于三时变，有时茂叶有时华果有时衰落，非为彼树枯而更生；如是，善男子！如来应供等正觉方便之身，为教化故亦三时现，示有出生成佛现般泥洹，其实常存而不灭尽。善男子！如来密身其如此也，如来密口方便密教亦复难知。方便密教者，善男子！譬如大王命诸群臣，亦有如是隐密之教，如有时言持先陀婆来，而先陀婆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澡盘；三者、马；四者、剑。是四种物皆名先陀婆；若王食时命其左右索先陀婆，诸臣应知王必索盐；若王食已索先陀婆，诸臣应知必索澡盘；欲诣林园索先陀婆，诸臣应知王必索马；临阵鬪时索先陀婆，诸臣应知必索利剑。王有如是隐覆之言，诸臣亦应知其旨趣。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隐密之教，亦有四种如说无常。其诸善男子，应知如来生阎浮提，当现泥洹是摩诃衍修无常想，若当如来说正法灭，其诸弟子应作是知，如来说苦此摩诃衍修行苦想，如来说身为众患器，又言僧宝亦当归灭，其诸弟子应作是知。佛说无我此摩诃衍修无我想，若说无想空无所有及解脱者，其诸弟子应作是知，此摩诃衍说二十五有而得解脱。是故说空，众苦悉灭说无所有，极乐无想无常变易所不能坏，是故名为常住非变易法。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如来性，一切众生身中悉有，如是知者是我弟子，善解如来微密之教。

「复次，善男子！譬如天旱，药草香华甘果树木，皆悉萎悴不成果实，诸余一切水陆草木，亦皆枯干而无光泽，又于来年复难生长。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我灭度后，其诸弟子，如旱天华果不能成实，如被贼城亡失真宝守糠[禾*会]聚，众恶比丘既失宝已，抄略撰集不善解义宽纵慢堕，哀哉大险，当来之世甚可怖畏。快哉大利，当来众生，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得闻其耳，随所闻经受持讽诵，解其义趣广为人说因斯当得真实菩提。

「复次，善男子！如有国土城邑聚落有卖乳者，或持水杂欺诳他人而求财物，其贩乳者亦复如是，以水杂卖展转相欺，人买食之无有乳味。如是，善

男子！我泥洹后正法未灭八十余年，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于阎浮提流行于世，诸恶比丘宽纵懈怠，众魔伴党坏乱正法，自造经论偈赞颂叹，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抄略增损，为利养故欲多畜积非法财物，坏乱正味令法薄淡；加复邪说文字不正，误受学者，亦不尊重供养恭敬，内怀邪谄，为利养故现乐法相；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当于尔时为斯等辈之所毁辱。

「复次，迦叶！以斯义故，善男子善女人于《摩诃衍般泥洹经》，当勤方便立丈夫志。所以者何？如来性者丈夫法故，女人志者于一切法多生染着，力不堪任发摩诃衍深经妙味。善男子！譬如蚊蚋身出津泽，不能令此大地润洽，其女人法犹如大地多诸渴爱，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归于海，而彼大海未曾满足，女人之法亦复如是，贪受五欲而无厌足。是故，迦叶！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方便离女人法，当勤修习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所以者何？此《摩诃衍般泥洹经》说如来性丈夫法故。若有众生不知自身有如来性，世间虽称名为男子，我说此辈是女人也。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来性，世间虽称名曰女人，我说此等为男子也。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无量无边功德积聚，广说众生有如来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疾成如来性者，当勤方便修习此经。」

迦叶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今修习《般泥洹经》，始知自身有如来性，今乃决定是男子也。」

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当勤方便学此深法，如蜂采华尽深法味。譬如，迦叶！蚊虫津泽不能令此大地沾洽。如是，善男子！当来之世众恶比丘坏乱经法，无数无量如高旱地，非此《大乘般泥洹经》所能津润。所以者何？当知正法灭尽衰相现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夏末冬初秋雨连澍温泽潜伏。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我般泥洹后正法衰灭，于时此经流布南方，为彼众邪异说非法云雨之所漂没，时彼南方护法菩萨，当持此契经来诣罽宾潜伏地中，及诸一切摩诃衍方等契经于此而没。哀哉是时法灭尽相，非法云雨盈满世间，修习如来恩泽法雨，护法菩萨人中之雄皆悉潜隐。」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如来。声闻。缘觉性无差别，唯愿广说，令一切众生皆得开解。」

佛告迦叶：「譬如有人多养乳牛，青黄赤白各别为群，欲祠天时集一切牛，尽[谷-禾+牛]其乳着一器中同一珂色。◎如是，善男子！诸佛如来。声闻。缘觉，其性清净皆同一色。所以者何？同漏尽故。譬如金师取其金矿种种异色，销镕精炼纯一金色。所以者何？无量无数龕矿烦恼皆消灭故，是故当信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切众生皆有真实如来之性悉同一色。」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无差别。』于此未了，且置众生。如世尊说：『声闻缘觉及诸菩萨不得大般泥洹，唯有如来得此大般泥洹。』是故当知非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同如来也。若无差别，云何世尊独于无量阿僧祇劫，修行方便积累功德？」

佛告迦叶：「我先所说，是则如来方便密教，言诸声闻不得泥洹。是故当知一切皆以此《大般泥洹经》，而般泥洹唯佛境界，是故此经名大般泥洹。」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是则为异，如佛所说声闻缘觉及诸菩萨，皆当悉归如来泥洹，犹如百川归于大海常住之法。」

佛告迦叶：「我最常也。」

迦叶白佛：「云何世尊，如来之性不异异耶？」

佛言：「有异。」

迦叶白佛：「云何为异？」

佛告迦叶：「譬如牛乳，一切声闻如来之性亦复如是；犹如成酪，一切缘觉如来之性亦复如是；犹如成苏，菩萨摩诃萨如来之性亦复如是；犹如醍醐，诸佛如来其性亦然。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四种差别。」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其性云何？」

佛告迦叶：「如乳未成与水血合，无量烦恼覆蔽如来真实之性。」

迦叶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拘夷城有旃陀罗，名曰欢喜，当成佛道。』于此世界千佛之数，世尊记别一发念顷便成佛道。以何等故，世尊不记尊者舍利弗、目犍连等速成佛道？」

佛告迦叶：「或有声闻及辟支佛诸菩萨等，不发速愿护持正法，有速愿者，斯等发愿有差降故，因菩提力世尊记别速成佛道。复次，善男子！譬如商人载摩尼宝，道路经由野人聚落唱卖珍宝。诸野人辈，闻声来看见宝不识，即便大笑谓为砖石。如是，善男子！如来记别诸声闻等，当成佛道得最胜处。当来之世有诸比丘，宽纵懈怠不识真宝犹如野人，疾病困苦贫穷出家，信心浅薄邪命谄曲，若闻如来授声闻决即便大笑，当知是辈为沙门像非真沙门。是故，善男子！或有发愿速持正法，又复不发速持愿者，是故如来随其迟速而授彼记。」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

佛告迦叶：「勤修方便护持正法，是为菩萨摩訶萨人中之雄不坏眷属。」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众生不知六味？」

佛告迦叶：「不知三宝始终长存，是等众生不知六味。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酢鹹淡六味差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愚痴无智不知三宝是长存法，是故名为不知味者。」

「复次，善男子！其诸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法，我说斯等名为生盲，肉眼众生知如来性是常住者，我说是等名为天眼。若有众生闻摩訶衍能信乐者，我说是等亦名天眼。正使众生有天眼者，不知如来是常住法，我说斯等名为肉眼。所以者何？如来之性常住真实，而彼不能勤修习故。」

「复次，善男子！当知如来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种种形类悉能化现，同其境界而为说法，一音说法彼彼异类各自得解，叹言：『善哉！如来以我音声说法。』」

「复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言语不正，而彼父母欲教其语，先同其音渐渐教学，当知父母非实不正。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为教化故同彼形类音声语言，然其如来不实同彼，方便示现随顺世间。」

大般泥洹经随喜品第十八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普照四众，光明照已，纯陀长者便疾奉施如来大众最后供养。尔时纯陀与诸眷属得大欢喜举声叹曰：「哀哉希有，供养如来难复再遇。」即以种种众宝之钵，盛上味饭持来向佛。当于尔时有大威

神天而遮其前，谓纯陀言：「勿便供养，愿令我等复得须臾瞻覩如来。」尔时世尊复放光明照彼天子，时彼天神承佛圣旨听纯陀前。尔时天人及诸众生种种杂类，各异音声内怀悲感哀声动地，与纯陀俱供佛及僧，奉施最后檀波罗蜜。

尔时世尊欲令比丘比丘尼及诸众会知时到故，复放光明悉照众会。时诸比丘知时已至，各整威仪执持应器如受施法。纯陀长者为佛及僧布置种种众宝床座，悬缯幡盖香华瓔珞。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庄严殊妙，犹如西方极乐国土。纯陀长者住于佛前，忧悲怅怏重白佛言：「唯愿世尊犹可哀愍，住寿一劫若过一劫。」

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知是时，当疾供设最后檀波罗蜜。」

纯陀白佛：「唯然，世尊！」

尔时一切众生异类天人菩萨同声唱言：「奇哉纯陀！为最后施；奇哉纯陀！为极大施；然今我等所设供具，于兹便成无用之物。」各各叹恨愁忧苦恼。

尔时世尊，自身毛孔一一皆出无量化佛，一一皆有比丘眷属，应彼一切令得供养，时诸众生皆大欢喜。尔时纯陀所设供具承佛威神，诸来大会皆得充足。纯陀欢喜而自念言：「今日如来一切大众，皆悉受我最后供养，然后如来当般泥洹。」其余众生亦作是念：「今日如来与诸大众，受我最后饭食供养，然后泥洹不受余请。」是时坚固林侧其地狭小，以佛神力故，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及其眷属于中坐食。

尔时天人阿修罗众，皆大悲叹而作是言：「今日如来受我最后饭食供养当般泥洹。我等复当何所奉事？哀哉我等孤无荫护。」

尔时世尊，即为一切而说偈言：

「汝等莫悲叹，	诸佛法应尔；
虽曰为泥洹，	亦未究竟尽。
如来常住法，	永处最安隐；
诸有狐疑者，	谛听我今说。
我已离食想，	身无饥渴患；
我今当为汝，	说其随喜法；
令一切众生，	得安隐快乐。

诸佛如来性，
今汝等闻已，
如鸟及鷓鸟，
能令同群游，
如来视一切，
应当舍慈悲，
能令盛毒蛇，
如来舍慈悲，
能令伊兰树，
如来舍慈悲，
能令迦留果，
如来舍慈悲，
能令一阐提，
如来舍慈悲，
若一切众生，
如来舍慈悲，
假使蚊蚋水，
百川皆流溢，
如来舍慈悲，
汝等诸众生，
谓如来永灭，
从今于如来，
当知如来性，
法僧亦复然，

真实常住法；
当勤方便修。
其性甚相违；
止宿相娱乐。
犹若罗睺罗；
永入于泥洹。
兔罗同其穴；
永入于泥洹。
同百叶华香；
永入于泥洹。
味同耽摩罗；
永入于泥洹。
悉成平等觉；
永入于泥洹。
一时成佛道；
永入于泥洹。
浸坏此大地；
大海悉盈满；
永入于泥洹。
深乐正法故；
忧悲而愁叹；
莫念非常想。
长存不变易；
皆非磨灭法。

「如是，善男子！此三法者常住不变真谛之言，一切众生遭诸恐怖，此真谛说能令安隐；欲度一切险难旷野，此真谛说能令得度；此真谛说能令枯树更生华叶。若此四众闻是三法常住随喜说者，设未发意不乐向者，斯等皆为菩提之因。三法常住，是为如来最妙随喜诚谛之说。若比丘比丘尼能为一切众生解说三法常住，当知是等堪受一切罗汉供养；若异此者则不堪受。乃至一切旃陀罗等，乐闻如来随喜说者，亦复得离诸忧恐怖。」

尔时天人阿修罗等，闻说如来为常住法，心得欢喜，心得柔软，心得真实，心离阴盖，心得清淨，颜貌怡悦如莲华敷，散诸天华烧众名香，鼓天伎乐供养如来及比丘僧。

尔时世尊告迦叶言：「善男子！汝见何等希有之事？」

迦叶菩萨白佛言：「唯然，世尊！我见奇特未曾有事，见一切诸天人民阿修罗等设供具者，各得如来与诸大众受其饮食；又见是中其地狭小容诸如来大众床座，一针锋处乃有无量诸佛眷属，而受供食说随喜偈，彼诸众生各不相知，而谓如来独受我请；而今世尊与诸大众哀愍纯陀，受彼最后檀波罗蜜，佛神力故令此大众皆得满足，然其世尊实不揣食；唯诸菩萨摩訶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人中之雄，能知如来方便现化，为此奇特未曾有事，声闻缘觉所不能知。甚奇，世尊！无数无量如来常法。」

尔时世尊告纯陀言：「汝见奇特未曾有不？」

纯陀白佛：「唯然已见，向见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如是如来无量无数，与诸菩萨眷属围绕，今见世尊真实之身，独处大众犹如药树，与诸菩萨前后围绕。」

佛告纯陀：「向者诸佛皆是现化，哀愍安乐一切众生开其意故，令彼功德不可得尽作此现化，而诸众生悉不能知。唯诸菩萨成就无量菩萨功德，人中之雄，能知如来方便现化。汝今纯陀，亦复成就菩萨功德十地之行。」

纯陀白佛：「如是，世尊！我等皆当修习菩萨一切随喜。」

佛告纯陀：「莫随贪果如余契经。」

纯陀白佛：「诸余契经为非经耶？」

佛告纯陀：「彼说有余。」

纯陀白佛言：「其义云何？」

佛告纯陀：「如我所说：

「一切叹布施， 无有呵施者；
 施犯戒福少， 施持戒福增。」

「我说是契经，虽叹一切施而施有差降，施犯戒者无毫厘福，布施持戒获其大果不必悉同。」

纯陀白佛：「云何世尊，而说斯偈一切赞叹布施功德？」

佛告纯陀：「除一种人叹一切施。」

纯陀白佛：「除何等人叹一切施？」

佛告纯陀：「除一阐提犯戒谤法，叹一切施。」

纯陀白佛：「何等名为一阐提？」

佛告纯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诽谤经法口说恶言永不改悔，于诸经法心无归依，如是等人向一阐提道。若复众生犯四重禁、作无间罪，不自改悔而无惭耻，彼于正法永无护惜，不与护法之人以为知识，于诸善事未曾赞叹。若复邪见无佛法僧，我说斯等向一阐提道。除斯等类，叹一切施。」

纯陀白佛：「何名犯戒？」

佛告纯陀：「犯四重禁、五无间业、诽谤正法。」

纯陀白佛言：「如此重罪有差降耶？」

佛言：「有差降，彼虽犯戒尚服法衣而生惭愧：『咄哉！我今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大苦。』而怀恐怖生护法心。我当赞叹护诸法者，当复降伏诸非法者，于方等经诸禅三昧方便勤修，若如是者我说斯等为不犯戒。所以者何？如日光出微尘障翳皆悉不现，如是修习此摩诃衍契经日光，无数无量众罪积聚皆悉消灭，是故此经说护法者得大果报。若不尔者，是则名为最大犯戒，若施此等无毫厘福。」

「复次，善男子！犯四重禁，能知真实如来之性兴护法心，若施此等所以得大果报者何？譬如有女人国土荒乱，将一婴儿欲至他国，道遇大水泛浪流漫携儿而度水流漂急，不舍其儿母子俱溺；然彼女人曾作大恶，以护子功德命终生天。如是，善男子！犯四重禁、五无间业，深自悔责兴护法心，本作不善获恶之业，以护法故得为福田堪受信施，护法功德亦得大果。」

纯陀白佛言：「世尊！若一阐提还生信心悔过三尊，若人施与得大果不？」

佛告纯陀：「莫作是语，譬如有人食庵罗果，并取其核坏而食之，持彼空核种着地中，虽复溉灌终不得生。彼一阐提亦复如是，坏善种子欲令改悔生其善心，无有是处，是故名为一阐提也。布施持戒得大果者，果亦不同。所以者何？布施声闻及辟支佛，所得果报皆有差别，唯施如来获最上果。是故说言，非一切施得大果报。」

纯陀白佛言：「何故世尊而说此偈？」

佛告纯陀：「有因有缘。时王舍城有不信优婆塞奉事尼捷，而来问我布施之义，我摄彼故为说斯偈。当知如来方便密说为菩萨故，非是一切悉能了知。是故菩萨人中之雄，当于如来有余说中分别其义，降伏一切诸犯戒人，如除稊稗害善苗者。复次，善男子！如我所说偈：

「一切江河必回曲， 一切丛林必树木；
一切女人必谄伪， 一切大力必安乐。」

尔时文殊师利即从坐起，整衣服为佛作礼，而说偈言：

「非一切河必回曲， 非一切林必树木；
非悉女人心谄伪， 非为大力悉安乐。」

「如是世尊略说法门非决定说。所以者何？此三千世界中阎浮提外余阎浮提，有正直河，其直如绳，从其西海直至东海，如《方等》、《阿含》中说，是则如来有余之说。一切丛林必树木亦有余说。所以者何？林有二种？亦有金银琉璃宝树之林。一切女人必谄伪者亦有余说，有诸女人持戒清净其心质直。一切大力必安乐亦有余说，如来法王最为大力名为安乐，转轮圣王及诸天神，亦名大力而不安乐，是故当知非一切大力皆为安乐，唯有常住非变易法大力泥洹安隐快乐。譬如良医与彼病者醍醐令服，时彼病者请良医言：『更与我药我堪食之。』良师答言：『但食尔许消已更食，若顿食不消或能杀人。』时彼良师实哀病者恐其死故。如是如来慈哀愍伤，欲灭波斯匿王大臣夫人高慢心故，说此偈言：

「一切江河必回曲， 一切丛林必树木；
一切女人必谄伪， 一切大力必安乐。」

「当知世尊言无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复，如来之言终无有失。是故一切有余无余，皆是如来摄众生故。」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哀愍一切诸众生故，广说如来有余无余。」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于他善随顺， 不观作不作；
但自观身行， 谛视善不善。」

「如是，世尊！说此正法亦复非为究竟之说。所以者何？众邪外道皆向泥犁，然佛世尊教诸弟子皆向泥洹；若生天上此则名为毁誉之说，如是种种不随顺说。云何世尊偈中说言：『于他善随顺？』」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我所以说善随顺者，有因有缘。时阿闍世王害父王已，来诣我所而问我言：『云何世尊，为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者，提婆达多于百千生中于如来所常怀恶心，云何听使而得出家？』我即为彼而说此偈，于他善随顺。彼阿闍世王有害父罪而不自觉，如来欲使自省已过令其罪轻，是故说言：『但自观身行，谛视善不善。』汝今云何见不随顺？若有持戒修行慈心而观彼过，是则诸佛如来之法，欲令己身及诸众生悉皆安乐，是以应观他作不作，己身亦然，常作是观是我弟子。」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言：「如我说偈：

「一切皆惧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为譬， 勿杀勿行杖。」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非一切惧死， 一切畏杖痛；
亦不悉喻己， 而恕彼众生。」

「如是，世尊！略说法门亦非究竟。所以者何？如阿罗汉转轮圣王玉女象马大臣之宝，若诸天及余众生能加害者无有是处，勇士烈女野马兽王持戒比丘，虽有对至而不恐怖，一切皆惧死莫不畏杖痛，是则有余说。又复不可以己喻彼。所以者何？若阿罗汉以己喻彼则为命想，若命想者此非上士，计命想者愚夫邪见向恶趣门。又复罗汉我及众生空无所有，谁死谁杀，起害想者，无有是处。而彼所说我为喻者，为有我喻？为无我喻？若是我喻则为下劣，若无我喻是阿罗汉无有譬喻。然佛世尊，不以无因而妄说法。有王舍城

大猎师主，杀生供施，请佛及僧，唯愿哀受。然佛世尊未曾食肉，等视一切如罗睺罗。即为猎师，而说此偈：

「当观长寿者， 不害众生故；
一切皆惧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为喻， 勿杀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人中之仙安慰众生，善说如来方便密教。」

尔时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恭敬于父母， 增加其供养；
缘斯孝道故， 死堕无择狱。」

「世尊！此偈说无明恩爱以为父母，众生随顺令其增长造诸恶业，死即当堕无择地狱。」

尔时世尊复告文殊师利：「如我所说偈：

「一切因他势力苦， 一切己力自在乐；
一切懦弱势暴害， 一切贤善人所爱。」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非一切因他力苦， 亦非己力自在乐；
非一切慢势暴害， 非一切贤人所爱。」

「此是世尊，略现法门非究竟说。所以者何？如庶民子从师而学，俯仰进止悉由于师，道艺既成永得安乐。如王者子己力自在，不随他教愚闇常苦。所以如来说此偈者，其诸众生为魔所持不得自在，如来为彼而说此偈。是故当知非为一切他力故苦，亦非一切己力故乐。一切懦弱势暴害者，此亦有余说，非一切慢为尽暴害，犹如有人懦弱傲俗，出家学道或计福德持戒清静，当知是等虽为懦弱非为暴害。一切贤善人所爱者，亦有余说，如内法中犯四重禁，能自克励执持威仪虽修贤行，以破正业人所不爱。何因世尊而说此偈？」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诸佛如来不以无因而妄说法。时王舍城有拘邻女名须跋陀罗，恶厌世俗，来诣佛所欲求出家。女人之法不得自在制由男子，自归三宝。佛知其意，亦知是时而说此偈，一切由他势力苦。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人中之仙，能问如来方便密教。」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一切众生类， 皆依饮食存；
一切诸婴儿， 悉无恻惜心。
一切诸世间， 揣食增其病；
一切行法者， 同止得安乐。」

「如是世尊，今受纯陀饭食供养将无增患？」

尔时世尊复为文殊师利而说偈言：

「非一切众生， 皆依饮食存；
非一切婴儿， 悉无恻惜心。
非一切世间， 揣食增其病；
非一切行法， 同止得安乐。」

「汝文殊师利！所得病者我当得病，诸阿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悉不揣食，此则诸佛如来定法。若言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曾揣食者，坏大士义。而受众生百千布施，赞叹一切布施功德，欲济众生度三恶道无边苦海，虽不揣食而常叹施。欲令众生成檀波罗蜜，端坐树下六年苦行，岂谓不食而形瘦耶？勿谓如来众生同数，如来已度爱欲诸流，不同世人境界行处，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声闻弟子亦复如是。言揣食者是有余说；一切婴儿离恻惜者，亦有余说；乃有无量永离恻心无动快乐，一切揣食增其病者，亦有余说；外来之病剑刺疮疣其数无量，一切行法同止安乐者，亦是如来有余之说。其法多种，亦有修习世俗善法，身口意业种种净法种种信心，而共同止不相随顺；是故当知诸佛如来，不以无因缘故违义而说，以教化故方便说法。时有半头梵志，与诸同止修天祠斋法，来诣佛所，为降伏彼令舍异见，而说此偈。」

尔时迦叶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诸余契经皆是如来有余说耶？」

佛言：「不也。善男子！若有众生功德成就善解深法，如来为说常住安乐无余之法。诸余众生乐闻法者，如来为彼或有余说或无余说。」

迦叶菩萨即大欢喜白佛言：「奇哉！世尊！等视众生犹如一子。」

佛告迦叶：「善哉！善男子！应当如是谛解深法。」

迦叶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说此《方等般泥洹经》所得功德。」

佛告迦叶：「此《摩诃衍般泥洹经》，闻其名者所得功德，非是声闻及辟支佛能究竟说。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所生功德不可思议，唯是诸佛如来境界。」

尔时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即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

「如来天中天， 甚深难思议。
如来之所说， 方等泥洹经；
出生诸功德， 亦不可思议。
正法难思议， 僧宝亦复然；
唯愿天中天， 哀愍小留住。
上座尊迦叶， 眷属须臾至；
尊者阿难陀， 多闻大仙士，
及摩竭提王， 国王阿阇世；
斯等于如来， 最亲密弟子。
彼诸正士等， 必怀疑惑想；
如来为泥洹， 为当长存世。
此等心怀疑， 于何而取定；
愿哀须臾住， 待至为决疑。」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而说偈言：

「诸怀疑惑者， 汝等勿忧虑。
我法生长子， 上座大迦叶；
阿难多闻士， 是等须臾至；
要令彼见我， 我当般泥洹。
如斯智慧士， 观如来双足；
彼自知我身， 常无常真实。」

尔时一切大众眷属，供养如来天辘华盖，烧众名香作天伎乐，其数无量不可为喻。供养佛已，万恒河沙诸众生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住于菩萨最初住地。纯陀长者欢喜踊跃，菩提甘露以灌其顶。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迦叶菩萨、纯陀菩萨：「汝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身皆痛，欲须燕卧。汝文殊师利！当为一切四众说法，如来正法今付嘱汝，乃至上座摩诃迦叶及阿难到，汝当广说。」于是世尊，化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着地系念明想。

大般泥洹经卷第六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12 册 No. 0376 佛说大般泥洹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31 (Big5)，完成日期：2009/05/24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范振业大德提供新式标点，其他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